三樂齋

龍門四書人物備考

孟下 卷十一 卷十二







增訂四書通典人物備考下孟卷之十二

太史芝臺陳仁錫增定　弟　中卿禮錫
和卿義錫　參訂
成卿智錫

離婁

離婁一名朱黃帝時人明察秋毫而幽室之中能辯五色橫邪曲直一見不爽緜髮也　莊子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離朱索之（即離婁也）又曰駢于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于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于人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于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

西陽雜俎云魯班燉煌人未詳年代巧作造化嘗作木鳥其父乘之至吳會吳人以爲妖殺之般怨吳人殺其父于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爲也賫是備物謝之般爲斷其一手其月吳中大雨

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公輸子

公輸子名班又名般。魯之巧人也。或以爲魯穆公之子。○墨子公輸子削木以爲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謂至巧。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鵲也。不如翟之爲車轄。須臾斲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巧。利于人謂之巧。不利于人謂之拙。○嘗爲母作木人爲御。機關一發。其車遂行。又爲木鳶。令之自飛。楚攻宋。般爲設機械以攻之。墨翟聞之。百舍重繭。往見般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般不答。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般詘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也。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也。吾不言。般請墨子見之楚王。楚王

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胥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城矣出文選長笛賦注

師曠

春秋列傳師曠字子野爲晉樂師時稱多聞凡國之疑義必諮稟之平公嘗問人君之道曠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係于左右廓然遠近蹤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他日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不知其賢不知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信也○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也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羣臣行賂

以求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奸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疲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出說苑

師曠侍於平公平公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師曠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貳卿佐也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支子之官大

夫有貳宗（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上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太史君舉則書）瞽爲詩（盲者爲詩以諷刺）工誦箴諫（樂工誦箴諫之詞）大夫規誨（規正諫誨其君）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誹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以歸物以示時所貴尚）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遒人行人之官木鐸木口金鈴徇行于路求謌歌之言）官師相規（大夫自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所謂獻藝）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出襄公十四年）師涓從衛靈公聞鼓琴聲于濮水之上寫而習之靈公之晉見平公平公置酒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曰今日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卽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不知此樂作子何人）師曠曰師延（紂時樂師）所作也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

走自投濮水之中今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淸商也公曰淸商固最悲乎師曠曰君德義薄恐不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爲師曠壽反坐問曰音莫悲于淸徵乎師曠曰不如淸角公曰淸角可得聞乎師曠曰昔者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屋之閒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出韓非子十過篇）平公鑄爲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爲調矣師曠曰后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爲君恥之師涓至果

知鐘之不調也。出呂氏春秋長見篇 平公問于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陽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出說苑見本篇 知悼子卒 知悼子荀罃子即荀盈也 未葬平公飲酒師曠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平公曰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 桀乙卯日死紂甲子日死故子卯謂之疾日君不舉樂 知悼子在堂 在殯也 其爲子卯也大矣 大臣死關國家尤重故曰爲子卯也太 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 出檀弓下

齊伐魯魯會晉侯同伐齊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 巫山齊山 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旒陳之 晉人知齊侯將登山以望乃使司馬斥開山澤之險阻雖晉師所不至之地必疏建旌旗以爲陣示其衆也 使乘車者左實右僞 僞爲人形也 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 烏烏得空營故樂也 齊師果夜遁 出左傳襄十八年

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

蔡氏傳曰声音之道以六爲首以陰陽之節爲度是故一歲十二月分爲陰陽各六月是以声音之氣十

風晉聞楚伐鄭嘗歌北風以聽晉之強弱又歌南風又歌南風以聽楚之強弱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南風多蕭殺之聲楚伐鄭必無功○出襄公十八年有石言于魏榆魏邑名榆其地也有地忽作人言平公問于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或有神依而後言不然民聽濫也濫失也謂石本不言民聽之决爰爲言也抑臣又嘗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華氣致異時則有不能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音斯祁之宮築宮于虒祁之地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字○出左傳昭公八年

六律

續漢志律率也聲之管也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而不可以文載口傳也於是始鑄金作鐘以主十二月之聲鐘難分別乃截竹爲管謂之律律者清濁之率法也聲之清濁以長短爲制○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之物一曰黃鐘二曰大簇三曰姑洗四曰蕤

二黃鐘宮一凡其六種陰声六種陽声声之術律是而出故謂之六律六律和五声之調以發陰陽天地人之清声而可合六法之道是故五声宮商角徵羽唱和相因而調和調和而成理謂之声音五也必六而備故曰声與音六大律之者象測之也所測者六故曰六律

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仲呂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大夏西戎之國）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於中者也）生其竅厚均者（生治也竅孔也與肉厚薄等也）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黃鐘之宮律之最長者）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謂律本○趙氏德曰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爲法呂助也言陰氣助陽宣氣總言之陰陽皆稱律故謂之十二律黃鐘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鐘者種也律有形有色五色莫盛于黃故陽氣鍾于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位于子十一月太簇者太大也簇湊也言萬物隨于陽氣太簇而生也位于寅正月姑洗者洗鮮也萬物去故就新改柯易葉莫不鮮明也位于辰三月蕤賓者言陰氣幼小故蕤萎陽不用之故曰賓位于午五月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

六律陽声六同陰声合者子與丑合寅與亥合卯與戌合辰與酉合巳與申合午與未合一云黃鐘子之氣十一月建焉辰在星紀

法也位于申七月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位于戌九月呂助也謂陽氣方生陰氣助其宣物位于丑十二月夾者孚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又當陰陽相夾則位于卯二月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于巳四月林茂也盛也六月物皆茂盛積于林野又林衆也萬物成就種類衆盛也位于未南妊也謂時物皆秀有懷妊之象八月初物皆含秀懷吐之象陰妊陽功助陽成功也位于酉應和也謂歲功皆應和陽功收而聚之也又陽氣應不用事陰雜陽氣閉塞萬物作種也位于亥十月〔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六律黃鐘子太簇寅姑洗辰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陰聲六同大呂丑應鐘亥南呂酉函鐘未仲呂巳夾鐘卯皆文之以五聲成文宮土商金角木徵火羽水皆播之以八音播被也被之八器以成音金鐘鎛石磬土塤革鼓鼗絲琴瑟木柷匏笙竹管鄭玄注云六律合陽聲

大呂丑之氣十二月建焉辰在玄枵太簇寅之氣正月建焉辰在娵訾應鐘亥之氣十月建焉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三月建焉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八月建焉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五月建焉辰在鶉首林鐘未之氣六月建焉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七月建焉辰在鶉尾仲呂巳之氣四月建焉辰在實沈無射

者也六呂合陰聲者也此十二者以銅爲管轉而相生黃鐘爲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焉賈公彥疏據律歷志所言子午以東爲上生子午以西爲下生上生爲陽陽主息故三分益一下生爲陰陰主減故三分去一傳疑錄云旋相爲宮之法每律皆可以起宮如黃鐘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皆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得之餘律皆然宮者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爲主自黃鐘始當其爲宮五聲皆備黃鐘第一宮下生林鐘爲徵上生太簇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餘倣此 林鐘第二宮 太簇三 南呂四 姑洗五 應鐘六 蕤賓七 大呂八 夷則九 夾鐘十 無射十一 仲呂十二三分損一之法凡陽律三分其數而損一分以下生陰凡陰律三分其數而益一分以上生陽如林鐘未至應鐘亥皆在子午以東故謂之下生大呂丑至蕤賓午皆在子午以西故

戌之氣九月建焉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二月建焉辰在降婁蓋辰與所會在天爲十有二舍在地爲十有二辰而律同生焉以律同之声合陰陽之声天地自然之序也

謂之上生。一說數多者上生。少者下生。黃鍾三分之得二十七數。凡三損去一分。得五十四數。是爲下生林鍾爲徵。　三分林鍾一十八數。凡三益一分。得七十二數。是爲上生太簇爲商。　三分太簇二十四數。凡三損去一分。得四十八數。是爲下生南呂爲羽。　三分南呂一十六數凡三益一分。得六十四數。是爲上生姑洗爲角。　三分姑洗二十一數凡三零一數不行。　隔八相生之法。如子爲黃鍾之宮。歷丑寅卯辰巳至未。爲林鍾之徵。餘以類推。又如黃鍾九以林鍾六爲妻。隔八而生子。則林鍾生太簇。夷則生夾鍾之類。故曰得娶妻而呂生子也。　盧舜治曰。同位娶妻。隔八生子。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黃鍾乾之初九也。隔八而下生林鍾。坤之六二。林鍾又隔八而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

漢書曰五声中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声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

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仲吕之上六五。下六上。乃一終矣。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此鄭康成司馬遷之所稱。有補于律呂之說者。

五音

樂記曰。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劉氏註曰。五聲之本生于黃鐘之律。其長九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一。是爲宮聲之數。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則去二十七。得五十四也。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則加十八。得七十二也。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則去二十四。得四十八也。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則加十六。得六十四也。角聲之數。三分之。不盡一算。其數不行。故聲止于五。此其相生之

次也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絲爲最多而聲至濁於五聲獨尊故爲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絲聲次濁故次于君而爲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絲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于臣而爲民象徵屬火絃用五十四絲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爲事象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絲爲最少而聲至清有事而後有物故爲物象此其大小之次也

規矩準繩

前漢書律歷志云權與物均而生衡衡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均權矣是爲五則規者所以規圓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圓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由焉以定法式　禮經解云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

穆穆敬也皇皇美也言王者干祿而得百福故子孫之蕃至于千億適爲天子

以麪爲犧牲斷刑必泣

梁武帝天監十六年四月詔以宗廟用犧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麪爲之于是朝野喧譁以爲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竟不從八座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十年詔以宗廟猶用脯羞更議代之于是以大餅代大脯其餘盡用蔬菓　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布衣木綿帛帳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曳地　每斷重罪終日不懌或謀反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侯景益橫上深知其弊而溺于慈愛不能禁也

大雅假樂之詩全篇四章此第二章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餘載中庸假樂篇

此公尸之所以答鳧鷖者也

度為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遵為王之法

輯和也洽合也懌悅也莫定也辭輯而懌則言必以先王之道矣所以民無不合無不定也

牖開明也猶言天啟其心也壎唱篪和璋判圭合及求攜得而無所費皆言易也

大雅板之詩全篇八章此第二三四及後二章

上帝板板板板反也下民卒癉卒盡也癉病也出話不然為猶不遠猶謀也靡聖管管管管無所依也不實于亶亶誠也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言天反其常道使民盡病而汝之出言不合理為謀又不久遠其心以為無復聖人但恣己妄行而無所依據又不實之于誠信豈其謀之未遠而然乎故是用大諫○天之方難無然憲憲憲憲欣欣也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莫定也○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謔謔戲侮也老夫灌灌灌灌款款也小子蹻蹻蹻蹻驕貌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熇熇熾盛也不可救藥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款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爾以憂為謔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為也苟俟其益多則將如火之盛而不可復救矣○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壎唱而篪和如璋如圭璋判而圭合如取如攜取攜皆言易也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辟邪也無自立辟言天之開民其易如此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今民既多邪辟矣豈可又自立邪辟以道之耶○价人維藩价大也大德之人也藩籬也大師維垣師眾也垣牆也大邦維屏大邦強國也屏樹也所以為蔽也大宗維翰大宗強族也翰幹也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宗子同姓者無俾城壞無

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懠也天之怒而變也甚矣而不之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茲者乎

獨斯畏言是六者皆若之所恃以安而衛其本也有所恃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箴壞之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城翰皆壞而獨居所可憂者至矣○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變也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王往遊言出而有所往也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

此凡伯刺厲王之詩

幽王諡法動靜亂常曰幽

幽王名宮涅宣王子也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三川涇渭洛也涇渭二水在雍州北洛水一名漆沮在雍州東北南流入渭此時以三城為東周鎬京為西周伯陽甫曰伯陽甫周柱下史卽老聃也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塡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足水土氣通為演則生物民得用之土無所演民之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伊水出熊耳山洛水出冢領山禹都陽城伊洛近也河竭而商亡商人都衛河水所經也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

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川竭必山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數起于一終于十故曰紀也 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出史記周本紀

三年。幽王嬖愛褒姒。褒國名與夏同姓姒氏褒姁子爲人所收褒人納之于王故曰褒姒云 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爲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龍自號褒之二先君也 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漦龍所吐沫沫龍之精氣也 於是布幣而策告之。以簡策之書告龍而請其漦也 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爲玄黿。以入王後宮。玄黿蜴也 後宮之童妾既齔而遭之。毀齒曰齔女七歲而毀齒 既笄而孕。笄簪也女子許嫁而笄 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檿弧箕服。山桑曰檿弧弓

服與箙同盛箭者

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于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于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于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于王以贖罪棄女子出于褒是爲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柰何（出史記周本紀）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亦不至（出史記周本紀）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十有一年申侯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繒姒姓夏禹後○括地志云繒縣在沂水承縣古侯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驪山在雍州新豐縣南古驪戎之國也）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于是諸侯乃卽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

熊渠嘗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生子三人乱得江漢閒民與兵伐庸楊粵至于鄂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三子爲厲王及厲王暴虐熊渠畏之去其王號○出通鑑會編

平王東遷洛邑而西周遂亡。出史記周本紀

厲王

厲王名胡夷王子也周自夷王王政不綱厲王元年楚熊渠畏之自去其王號三十年間天下無他其後厲王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曰芮良夫卽芮伯也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欲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避大難以是敎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云陳錫哉周言文王布錫施利以載成周道也 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用事出史記周本紀 三十三年王愈暴虐侈傲國人

謗王召公諫曰召穆公名虎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監察也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刺王詩以諷刺瞽獻典樂典史獻書上書以諫師箴箴刺之文瞍賦無眸子曰瞍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矇誦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周禮矇掌絃歌諷誦箴諫之語也百工諫工執技事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修理瞽史之教以聞于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廣平曰原下濕曰隰下平曰衍有溉曰沃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產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

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多辟多邪僻也

此設爲文王之言詩人知厲王將亡故爲此詩託于

出奔于彘（彘晉地漢爲彘縣屬河東今曰永安）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穆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爲讎。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讎。懟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周公名鼎）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長于召穆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爲王。是爲宣王。（出史記周本紀）

詩云殷鑒（全篇八章此第四及後三章　大雅詩人知厲王之將亡託於文王所以嗟嘆殷紂者）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辟邪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諶信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此蕩蕩之上帝乃下民之君也今此暴虐其命乃多邪僻者蓋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蓋其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使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辟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炰烋氣健貌）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背後側旁陪貳也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如無人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

歎殷紂者

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

殷鑒在夏蓋為文王嘆紂之辭然周鑒之在殷可知矣

如蜩如螗蜩螗蟬也 如沸如羹（意） 小人近喪人尚乎由行尚乎由行行不知變也

內奰于中國奰音被奰怒也 覃及鬼方延及遠夷之國言自近至遠無不怨怒 ○文王曰咨咨女

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

傾言非上帝不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耳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以循守乃無聽用之者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揭本根蹶起之貌枝葉未有害本

實先撥撥猶絕也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而根本之實已先絕然後乃蹶以顛拔商周之君先為不義以自絕于天正猶此耳

麥丘邑人祝齊桓公

劉向新序雜事篇桓公田至于麥丘見麥丘邑人問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善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為賤人為貴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旁諫者得入公曰善哉至德不

孤善言必三吾子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于父臣得罪于君未聞君得罪於臣也麥丘邑人拜而起曰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妹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嬖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臣者也莫爲謝至今得罪公曰善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韓洪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 註

唐書皇甫鎛傳爲司農卿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急於用度鎛裒會嚴亟以辦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蔡平之明年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度支鎛以吏道進既由聚斂逢迎爲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崔羣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事極言鎛姦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繫朝廷朝廷輕重繫輔相今承宗斂

手劄地韓洪與疾討賊非力能制之顧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也若捐鎮則四方解矣請授以浙西觀察使其辭切至上不聽 王承宗[illegible]鎮王士眞之子。拒命以常山叛朝廷厭兵布衣柏耆杖策詣淮西諸行營說裴度。且言願得天子一節馳入鎮。可掉舌下之度爲言。乃以耆拾遺往既至以大誼動承宗泣下。乃與獻德棣二州以二子入質上從之 韓洪滑州人憲宗方用兵淮西拜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使扞兩河而令李光顏烏重胤擊賊洪不親屯遣子公武領兵三千屬光顏吳元濟既平。以功加兼侍中。封許國公入朝再拜司徒中書令以足疾命中人扶拜固願留京師帝許之。

太伯仲雍居荆蠻自號爲勾吳從太伯至壽夢之世

齊景公女吳

越絕書。闔廬伐齊大克取齊王女爲質子。爲造齊門齊女思其國死葬於西山。化爲白龍而逝○所嫁乃闔廬長子名終纍俱早亡

與中国時通朝會而国斯霸焉

賢者之能已乱猶濯之能解熱故青之以其所當憂而誨以序爵也

漢水古為滄浪郎漁父所云滄浪之水今滄浪水合流出鐘城北界山北盆後

詩商之孫子八句　見大學

祼將

周禮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考工記祼圭之飾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

詩誰能執熱全篇十六此第五章

為謀為毖毖慎　亂況斯削也況滋　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序爵別賢否之道也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此芮伯刺厲王而作

滄浪

新安倪氏曰漢水東為滄浪之水見禹貢後魏酈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有洲曰滄浪洲有水曰滄浪水是也　大明一統志云滄浪淵在今嶧縣北即濯纓處

人名之非古滄浪也

淮南子云鵲巢知風之自獺穴知水之高下○鐘史云獺又能捕鳥兼見鳧鷺群集則伺臥于水離水面尺許吐沫引之鳥見浮沫群飛啄之獺乃以四足抱鳥如鳥成之擒魚也獺肝一月一葉十二月十二葉其間又有退葉

獺

說文云獺如小狗水居食魚徧屬也。　廣雅云獺一名水狗。又一種形類狗頭如馬身如蝙蝠者鼻尖尾大名猵獺。　本草衍義云四足俱短頭與身尾俱褊毛色若故紫帛大者身與尾長三尺餘食魚居水中出水亦不死亦能依於大木上謂之木獺又有脚下皮如人胼拇毛着水不濡謂之海獺。　汲冢周書云雨水之日獺祭魚獺不祭魚國多盜賊

禮王制曰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　埤雅云獺取鯉於水裔四方陳之進而弗食世謂之祭魚蓋自祭其先如貙豺然或曰獺一歲二祭豺祭方獺祭圓言豺獺之祭皆四面陳之而獺圓布豺方布也又按俗傳獺祭魚將魚羅列于前取黃頰魚一枚以爪按其頭作聲如人有巫祝也故俗呼黃頰魚爲師祭畢獺食諸魚而縱魚師於水。　埤雅云能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斃。　大戴禮云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

獻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獻。

爵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星散爲散爲雀○禮記曰季秋雀入水化爲蛤

格物總論 雀小鳥也常依人嘴頷皆黑通身毛羽褐色尾長二寸許爪趾黃白色四時有子。其種類不一。有神雀蒿雀突厥雀瓦雀死雀出浙東其雌雄相感必一俯一仰舊說雀目夕昏人有至夕昏不見物者謂之雀瞀。

鸇

通志略白頸似鷂而小青黃色燕頷

爾雅云晨風鸇也郭璞注曰鷂屬 陸佃曰鸇似鷂黃色燕頷向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 列子曰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又爲鷂也 一說鷂化爲鸇鸇化爲布穀布穀爲郭公。郭公復爲鷂。 詩秦風鴥彼晨風鬱彼北林。 左傳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雀也。

艾

埤雅曰艾一名灸草可以療疾　字說曰艾能乂疾久而彌善　爾雅云耆者老艾正伯長也（耆艾亦爲長正伯皆官長）艾歷也（長者多更歷）　頤艾育養也（汝潁梁宋之間曰艾方言云）

養老

禮王制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于學達于諸侯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國老有爵有德之老庶老庶人及死事者之父祖也上庠大學在西郊下庠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東序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小學在西郊）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右學大學在西郊左學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周人養國老於東郊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東郊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虞庠小學在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深衣白布衣也）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燕衣黑衣也）

燕禮者一獻之禮旣畢皆坐而飲酒以至于醉○饗禮者体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立而不坐依尊卑爲獻○食禮者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爲主故曰食也

是收尽皆見客

殷人冔音許而祭，縞衣而養老縞生絹也。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玄衣亦朝服也。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引年者卽行引戶校年之令而恩賜其老　內則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旣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憲法也養老之禮五帝主于法其德行至三王則又有乞言之禮焉惇史所以記其惇厚之德也　祭義云：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袒衣割制牲體為俎實，執醬而饋進食，執爵而酳食畢以酒嗽口

太公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岳四岳方伯也，佐禹平水土，甚有功。卽伯夷典三禮者。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字子牙。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出史記齊世家　呂尚嘗屠牛於朝歌，賣飯於孟津，其窮困年老矣，聞西伯養老，乃西歸於周，釣渭上。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螭

（祠獸也）非虎非羆（似熊而長頭高脚）而王者之輔也遂出獵渭濱至于磻溪見老父釣西伯問之曰叟樂此耶對曰君子樂行其志小人樂供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文王曰何謂有似太公曰釣有三權祿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綢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命固載以歸與論政事大悅之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出說苑）望曰王國富民伯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將亡之國富倉庫西伯曰吾願富其民於是發倉粟賑孤獨以望爲師望左右文王德爭政平虞芮質成於是伐崇密須犬夷作豐邑三分天下其二歸周文王崩武王即位欲修文

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仗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孟津。孟津古渡名在河南府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群公盡懼惟太公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紂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于社。群公奉明水。取明水十月欲得陰陽之潔氣陳明水以為玄酒衛康叔封布采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於是武王封師尚父于齊營丘。營丘古邑名今屬山東道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逆旅客舍主人也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萊東夷國名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

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爲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即召公奭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舊說穆陵在會稽非也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五侯九伯汝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爲大國都營丘出史記齊世家

李悝盡地力

前漢食貨志云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畮治田勤謹則畮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商鞅開阡陌註

新書曰物之始形也分走而爲目目成也形乃從是以在人者莫精于目目精而潤澤若濡無毳穢雜焉故能見也由此觀之目足以明道德之潤矣

秦孝公用商鞅令民父子兄弟同姓內息者爲禁并諸小鄉聚集爲一縣縣置令丞廢井田開阡陌阡陌田間之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睟子

陰符經曰機在目陸賈府曰天地通毀於日月故陰陽薄蝕則日月代著其昏明人心通竅於兩眸故邪正未形兩眸預呈其瞭眊○靈樞經岐伯曰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于目而爲之精精之窠爲眼骨之精爲瞳子筋之精爲黑眼血之精爲絡其窠氣之精爲白眼目之榮衛魂魄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是故目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也

淳于髡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隱謂隱語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

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即墨大夫）誅一人（即阿大夫）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威王八年。楚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賫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索作盡言冠纓盡絕也）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昔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甌窶猶杯樓地篝籠也甌窶謂高地狹小之區得滿篝籠也）汙邪滿車（汙邪下地田也）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

帣音絭𦞜音其帣收衣袖也鞲臂捍也鞠𦞜也𦞜與跽同謂小跪也

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鞲鞠𦞜。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六博即今雙陸各行六着行六棊故曰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眙直視貌）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三。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即香澤蘭）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出史記滑稽傳）

鄒忌子以鼓琴見威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鄒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鄒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謂佩服此言無離出）言淳

狶弓幹也言作弓之法以膠水析幹而納諸漆中是猶以勢令人合也然膠幹可以勢暫合而久亦不能常傳合于疏罅隙譬以言大臣曰宜獨逸得所宜待物以禮御之賤者故下于薦自附于萬人也

于髡曰狶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illegible]堅也然而穿孔若方則不能運轉言逆理反經也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析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于萬人也淳于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犬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調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出史記田齊世家客有見髡于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耶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

狼大如狗青色作聲諸竅皆沸孟子謂狐鳴則亦後突然之豺與

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視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禮待之髡因謝去于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出史記淳于髡傳）

授受不親

禮內則曰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男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豺狼

埤雅云豺狗足似狗而長尾白頰前高後廣其色黃季秋取獸四面陳之以祀其先世謂之豺祭獸故先王俟之以田　汲冢周書曰霜降之日豺乃祭獸豺不祭獸爪牙不良　史云豺舌似棘舐舌似鋸骨瘦如豺豺柴也豺體細瘦故謂之豺[?]謂之豺義取諸此說文云

從才狽從貝

毛詩疏云狼能小兒啼聲以誘人其猛絕者人不能制惟蒿可以萴和其皮可以爲裘

狽似狢銳頭白頰高前廣後。埤雅云狼大如狗青色作聲諸竅皆沸性貪暴爭食以養口體而嘗以害其身　里語曰狼將遠逐食必先倒立以卜所向故今獵師遇狼則喜蓋狼之所向獸之所在也或云狼起卧游戲多籍其草而草皆穢亂故里語云狼籍又曰狼扈　詩豳風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毛詩草蟲經狼項下有袋求食滿腹向前行乃觸之退後又自踏踐上疐其尾進退有患故詩以況拔前疐後袋胡也　周官。獸人冬獻狼狼高溫故冬獻之　埤雅云古之烽火用狼糞取其烟直而聚雖風吹不斜或曰狼駢脅直腸其糞烟直爲是故也

曾子養志

搜神記曾子從孔子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曰思汝齧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也精感萬里　尸子曾子事親常以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　淮齊俗。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

記曰卿之于大夫大夫之于士士館于工商

事嚴主烈君

曾元

曾元曾子子也曾子寢疾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夫魚鼈黿鼉猶以淵爲淺而堀其中鷹鳶猶以山爲卑而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 出荀子法行篇

從

參同云朱穆不得爲貞孤從梁冀也蔡邕不得爲忠義從董卓也以龜山大儒而從蔡京君子亦爲不滿

舍館

杜莊云館客舍也待賓之舍曰館　開元文字云館者客賓之舍也有積以待朝聘之官也客舍逆旅名候館也公館者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所爲也

風土記云舜東夷之人生于姚丘姚水之汭今姚丘山在餘姚西六十里上虞縣之東亦作桃丘又始寧界有舜所耕田始寧乃廢上虞之南鄉也

瞽瞍舜之父也有目不能分别善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非無目如瞽者之無目也 類林舜耕歷山歲不熟舜糴其母前糴每還錢與米問之子也因相抱歸其父自尋自明堯聞而妻之

諸馮　負夏　鳴條

史記舜冀州之人也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山是爲零陵 今云舜生諸馮則諸馮冀州之分負夏衛地鳴條湯與桀戰之野地在安邑之西 括地志曰高涯原在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坂口卽古鳴條陌也鳴條戰地在安邑西

岐州　畢郢

文王治岐卽今鳳翔府鳳縣成縣皆其地也俱屬陝西道鳳縣今屬漢

禮書曰節之爲用或以毛或以角或以竹或以金或以玉或用以守或用以使或用以民周官掌節之所掌者八玉節也角節也虎節也人

中成縣今屬鞏昌各去數百里間於羌戎其遷都於豐則今鄠縣詩謂既伐於崇作邑于豐是屬西安府註亦詳畢郢近豐鎬 ● 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南越志云郢故楚都在南郡新安陳氏曰郢在鎬東非楚都之郢

符節

文心雕龍曰符者孚也徵召防偽事資中孚三代玉瑞漢用金竹末代從省代以書翰矣　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爲名凡將命者持以爲信　周禮地官掌節主符節者節謂行者所持之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邦節謂玉節以下之八節也辨其用者或用以守或用以使各有取也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玉節以玉爲之君子比德于玉守邦國爲諸侯者其德宜如是也守都鄙者用角節角節以犀角爲之取其銳而觸激守都鄙爲采邑長者其材宜如是也凡邦國之使節諸侯使卿大夫聘于王朝鄰國所執之節山國用虎節山多虎故鑄虎于節土國用人節下地多人故鑄人于節澤國用龍節澤多龍故鑄龍于節皆金也三者皆以金爲之

符節也□節
也旌節也小
行人之所達
者之虎節也
人節也龍節
也旌節也符
節也管節也

以英蕩輔之英節也英蕩畫函以竹為函門關用符節司門司關以竹為符節而合之也貨賄用璽節璽節者既為符又加璽其上如今之印章也道路用旌節旌節者所以為指有以彰其節也皆有期以反節皆為限期事畢則納其節凡通達于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譏則不達其無節者門關譏察之處則執之不使行也禮記玉藻曰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節以玉為之所以明信輔於君命者也君使使召臣有二節有一節故合之三節也隨事緩急急則二節故走緩則一節故趨●龍原云符者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後世銅鐵金銀鑄物象以易竹製節亦以竹為之條長二尺有旌旄出使於外執以為信也〇朱子曰古人符節多以玉為之如牙璋以起軍旅又有竹符又有英蕩蕩小節竹使者謂之蕩節也漢有銅虎符竹使符銅虎以起兵竹使郡守用之凡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右合其左以為信也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右者取物之券如徵兵取物徵召皆以有取之也

鄭

友初封于其子武公滑突孫莊公寤生皆相平王爲司徒晉三世莊公二十一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哀公二十年酉狩獲麐後一百四年韓哀侯滅其國

友列諡桓公

鄭姬姓伯爵出自周厲王少子友宣王母弟也宣王二十二年封友于鄭在榮陽宛陵西南密邇王畿秦京兆漢華陰之鄭縣是也幽王之難友寄帑于虢鄶之間因取二國也前華後河而食焉

子產濟人

說苑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可得言歟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

溱洧

傳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秉蘭草祓除不祥按溱洧在濟西洛東河南頻北四水謂之新鄭

杠梁

陸道十月成梁若宅之中土功其始又古者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

釋名云杠公也衆所共也。爾雅云隄謂之梁即橋也或曰石絕水者爲梁見詩傳說文云石杠石橋也俗作杠從木十月成津梁則梁爲在津之橋梁也。今云輿梁者蓋橋上橫架之板若車輿者故謂之輿梁。

閽人爲之辟 註

周禮天官閽人掌王宮之中門之禁。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闢。闢開右行者

舊君有服

禮記臣之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爲之服。儀禮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曲禮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惟興之日從新國之法。檀弓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

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晉錮欒盈註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欒桓子（卿欒黶）娶于范宣子生懷子（卿欒盈）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襄周十四年欒黶強逐范鞅使奔秦）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欒祁桓子之妻范宣子之女也州賓欒氏之家臣也欒祁與之私通）懷子患之祁懼可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范鞅爲之徵（徵驗素怨懷子故證其有此謀）宣子使城著（著晉地名）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冬會于商任錮欒氏也（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二十二年秋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于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冬會于沙隨（沙隨宋地）復錮欒氏也（晉卿欒盈在齊故復錮之）

水

爾雅云泉一見一否爲瀸

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也遍予

出也沃泉懸出懸下出也氿泉穴出穴出旁出也

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滿不求槩似度萬折必東似知是以君子觀焉

原泉

爾雅云水本曰源源曰泉正直上出曰濫泉從上溜下曰下泉涉出曰瀵泉側出曰氿泉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異出同流曰瀵泉

溝澮

爾雅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

禹惡旨酒

尚書大傳古有醴酪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夏至仲康之世羲和沈亂于酒假授天紀固

宿書曰孔云

知禹之垂戒者遠

平王東遷

詩中侯與犬戎攻宗周弒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太子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周自平王遭父子之變去豐而遷洛周始東也故曰大東自敬王遭兄弟之爭子朝居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周又東也故曰小東　陳氏曰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享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不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製與列國之風同故正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

檮杌

神異經云西方荒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大毛長二尺人面虎足猪口

杌也一作則本注引楚門之檮杌惡木取以記惡以爲戒杌樹無枝也從木從檮從兀夲气也兀不動也不從夯則非獸明矣

牙尾長一丈八尺攪亂荒中名檮杌一名傲很一名難訓 ● 又舜四凶

一名檮杌卽古漢書注鯀崇伯之名卽檮杌也惟周禮外史乃檮杌爲惡獸春秋直史不避君之善惡故謂春秋爲檮杌也史高陽才子檮戭漢書檮余山藝志八公檮生惟孟子今音檮杌陸德明九經釋音讀之也

四世而緦註

記疏云上自高祖下至己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爲族兄弟爲親兄弟則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緦麻共四世而緦服盡也五世則袒免也而無正服減殺同姓六世則不復袒免惟同姓而已故親屬竭袒身去飾也袒免者肉袒而著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冠至尊不可居肉袒之體故爲免以代之檀弓免焉註以布廣一寸從項上而前交於額上又却向後繞於髻禮朋友在他邦無主人乃袒免若朋友在家則弔服加麻加麻者素弁上加緦之環絰然則袒免亦朋友之服也

新安陳氏曰此禮記大傳全文其高祖者爲四世從兄弟相爲服緦麻服制至此窮也其高祖之父者爲五世已無服但不忍遽絶之故不襲不冠爲之袒裼免冠以變其吉同姓之恩至此而減殺也其高祖之祖者爲六世則親盡矣窮而殺殺而竭不變可也引此以喻五世而斬

羿 逢蒙

夷羿有窮之君也偃姓年二十習弓矢仰天嘆曰我將射四方楚有弧父者生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爲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羿從之學盡得其道後羿以術傳蒙蒙謀殺羿內行媢外施賂而虞羿以于畋內外咸服而羿弗察也八年將歸自畋逢蒙取桃棓殺之

子濯孺子 無考

庾公之斯 尹公之他

庾公之斯一名庾公差字子魚衛人尹公之他亦衛人尹公他學射於

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衛孫文子作亂孫林父 使佗與差追

獻公公孫丁為獻公御子魚（即庾公差）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

不下射兩軥而還（軥車軛卷者）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也不從學故言遠）乃反

中（佗始與差俱還中）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出左傳襄公十四年）

之（悔乃獨反射丁）

侵　追

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徒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

西子

西子姓施美婦人也居苧羅山若耶溪之西故曰西子鬻薪浣紗為世絕色○越王以吳王淫而好色大夫種乃使相于國中得苧羅山鬻薪

諸暨縣有苧羅山若耶溪旁有東施家有西施家

程子曰曆家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

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乃使相國范蠡進之吳為築姑蘇臺後吳亡復歸范蠡因泛五湖而去○西子嘗病心而顰其里之醜婦見而美之亦捧心而顰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是其美非人之所能效也（出莊子天運篇）

日至

易乾鑿度堯以甲子天元為推術（甲子為蔀首起十月朔）曆元名握先紀曰甲子七十六歲為一紀二十紀為一蔀首　草木子云漢大初曆凡十九年七閏為一章章者至朔分齊閏無餘分也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為一會會者日月交會一終也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閏朔並無餘分但非甲子歲首也凡三統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至是閏朔並無餘分又値甲子歲首也此揚子雲

有一歲差首幾分其後差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如於日月交食之際以陰陽盈縮求之遂不差大抵陰當虧陽當盈故只於這裏差了○朱子曰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今差於未漢晉已來又差今比堯舜時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却在斗及云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

擬之以作太玄也由大衍曆亦以初年甲子日子時旦冬至[illegible]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第二十年爲第二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之先期夜半乃是癸卯日卯時第三十九年至朔同於癸未日卯時第五十八年爲第四章首至朔復同於癸亥日卯時第七十七年至朔又復同於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在夜半與初年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六年名一蔀蔀者蒙蔽暗昧之時也凡四章爲一蔀總二十蔀名曰一紀計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然至朔同於甲子日之先期夜半但非甲子歲首耳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於甲子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歲首總會如初名曰一元此僧一行推之演大易也曆說雖多不出此二家之術矣 新唐書曆志治曆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朔旦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復餘分普盡總會如初五代史司天考夫天行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算積分上求

之法而今十
亦三代而下
造曆者紛紛
莫有定議愚
精益密而愈
多差由不得
古人一定之
法也曆家要
當先論太虛
以見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一一
定位然後論
天行以見天
度加損虛度
之歲分歲分
既定然後七
政乃可齊耳

數千萬歲而前必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於子。謂之上元以爲曆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於世其源所見止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　新安陳氏曰夜半卽甲子時歲月日時皆甲子爲曆元蓋以建寅月爲歲首算之則是癸亥歲十一月以建子月爲一歲之首算之則甲子歲之氣候已始於此矣故云歲亦甲子也。　趙氏德曰以建子爲正。故以夜半爲朔其至與朔同日故云夜半朔旦冬至若建寅爲正者則以平旦爲朔。　仁山金氏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則周歲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也五日一候。三候一氣二十四氣爲一歲則惟日三百六十。以天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則有五日三時故候十五日爲一氣率餘七分積三十二分而增一日。此自可以討千歲之日至氣本起於度故曰日至之度然日至之度亦有

歲差故氣與度古今不同如堯冬至日在虛周冬至日在牽牛宋冬至日在斗初此歲差也既有歲差則冬至之度似不可定推然言天者以前所差之故而推後所差之度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致謂算得來也求其故者謂推千歲以前之日至也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之謂推已後之日至也

公行子

公行子齊大夫正班行之官以官為氏

右師

古者天子之卿尊者謂之太師卑者謂之少師諸侯之卿尊者謂之左師卑者謂之右師

禹稷

禹治洪水疏河決江十年不闚其家手不生爪脛不生毛生偏枯之病

步不相過人故曰禹步。 書曰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纓

說文云纓冠卷也纓冠系也 禮書曰二組屬於笄順頤而下結之謂纓纓之垂者謂之緌

匡章

匡章齊之人也 國策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爲變幟以雜秦軍候者言章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間候者復言威王復不應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叛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於是秦王稱西籓之臣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啟得罪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者章子

沈呉興官音周文王第十子聃季食采于沈以邑爲氏今汝南有沈亭

釋名云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毛詩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

將也鮑之曰夫子全兵而還必重兵刴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而……臣

母也臣之母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命而死夫不得父命而更葬是

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

沈猶行

沈猶行南武城人曾子門人也一曰太山人闕名紀曰古附庸之後

儲子

國策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閔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

號泣旻天

虞書大禹謨篇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　虞舜思親操云陟彼歷山兮崔嵬有鳥翔兮高飛瞻彼鳩兮徘徊河水洋洋兮清泠深谷鳥鳴兮嚶嚶

設胥張且兮。思我父母力耕日與月兮往如馳父母遠兮吾當安歸

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

長息公明高

公明高南武城人長息無考

九男二女

路史堯之子監明早死不得立監明之嗣封于劉朱又不肖而弗獲嗣。其後丹朱傳鑄房豐隨鄒濼酉皆云堯後之國。　又云姚以育皇即娥姙

以蠶女英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二女嬪嬀純修婦道九子尊虞服勤靡懈○史記五帝紀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堯問可用者四岳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嬀汭嬀汭二水名在今河東縣出歷山入河水北曰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親戚謂父母弟象妹顆手等也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

成聚成邑成都

廣雅云聚居也漢書音義云小於鄉曰聚趙氏德曰聚謂村落周禮郊野法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也

少艾　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

楚詞九歌大司命篇曰竦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爲民正　戰國策趙孝成王脩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八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國大治矣趙王不悅曰寡人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請爲王說之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能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器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

[illegible]日扎云
今[illegible]均州
十阪[illegible]十舖
即舜耕處有
㯳山碎木山
[illegible]

詩娶妻如之何全篇四章此前三章

南山崔崔高大貌雄狐綏綏狐邪媚之獸綏綏求匹之意魯道有蕩平易齊子由歸齊子指文姜既曰歸止曷又懷止言南山有狐比襄公居高位而邪行且文姜既從此道歸於魯矣襄公曷爲又思之哉○葛屨五兩兩二冠緌雙止緌冠上飾也屨必兩緌必雙物各有偶不可亂也魯道有蕩齊子庸止庸用也用此道以嫁于魯也既曰庸止曷又從止此上二章罪襄公○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衡橫從音宗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言欲樹麻者必先縱橫耕治其田畝欲取妻者必先告其父母今魯桓公既告父母而娶矣又曷爲使之得窮其欲而至此哉此章罪魯桓公

襄公之妹文姜爲魯桓公夫人襄公通焉國人惡之而作此詩

焚廩　浚井

列女傳二女承事舜于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嫚猶謙之恭儉思盡婦道瞽瞍使舜塗廩舜歸告二女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廩乃捐階瞽瞍焚廩舜往飛出復使舜浚井舜告二女二女曰俞往哉

明神所濯井修道觀左一穴云卽從空旁出處

往浚井格其出入從掩舜潛出而旣不能殺舜瞽瞍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藥浴汪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舜之女弟繫憐之與二嫂諧舜為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舜陟方死蒼梧二妃死湘江間俗謂之湘君○杜預曰曾國下縣東南有桃墟世謂之曰陶墟舜所處也井曰舜井水經注歷縣城南對山山上有舜祠山下有大穴謂之舜井。

象

瞽瞍盲而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瞽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

琴 詳見中庸

風俗通曰琴者樂之統也君子所常御不離于身非若鐘鼓

琴操云伏羲作琴以脩身理性反其天真也。 通鑑云舜恭己南面無為而治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南風長養萬物故能豐阜財也

陳于宗廟列于盧懸也以其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諠譁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而感發善心也

弤

弤彤弓也彤弓漆赤弓。尚書彤弓是也天子曰彤弓堯以禪舜天下故賜之彤弓也

牀

釋名曰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　廣雅曰。棲謂之牀浴牀謂之招○方言曰。齊魯之間謂之簀陳楚之間謂之笫。北燕朝鮮之間謂之樹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杠南楚之趙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樺其上板衛之北郊。趙衛之間謂之牒○說文曰。牀身之安也簀其牀簀也杠牀前木也○服虔通俗文曰牀三尺五曰榻板獨坐曰枰八尺曰牀○天文集曰紫宮門外有天牀六星

舜流共工于幽州

飛便動食人知人言語聞人鬬輒食直者聞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逆不善輒殺獸往饋之名曰窮奇按言共工性似故號之神異經云崑崙西有獸焉其狀如犬長毛四足似熊而無爪有目而不見有耳而不聞有腹無五臟有腸直而食徑過人有德行而往抵觸有凶惡而行依憑之名渾沌按

言庸違象恭滔天○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靖安也庸用也安於讒說而用其回邪也服讒蒐慝服納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窮奇即共工也○爾雅釋曰幽州其意氣惡厥性傲故曰幽幽惡也括地志云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志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

放驩兜于崇山

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爲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沌渾沌即驩兜也○路史云崇山今灃之慈利是也有讙兜墓然領外驩州圖經以爲其竄所樂史亦記驩州爲所放處

殺三苗于三危

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爲諸侯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食不知紀極不念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饕餮即三苗也○括地志云三危山有峰故曰

言讙兜性似故號之神異經云西南方人焉身多毛上頭戴家性狠惡好息積財而不用善奪人穀物强者畏群而單者撃之三苗性似故號之也五帝世紀曰讙兜進言共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辟四岳舉鯀治洪水堯以爲不可岳彊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數

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三十里○路史曰今戎虜瓜沙等州是其處有三峰山俗日升雨山在燉煌南三十里　地道志云鳥鼠同穴西有三危山三苗所處是也

殛鯀于羽山

鯀字熙顓頊五代孫也夏禹之父仕堯封于崇謂之崇伯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可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檮杌即鯀也當堯之時洪水滔天堯求能治水者羣臣四岳皆曰鯀可堯曰鯀性狠戾違負教令毀敗善類不可用也四岳曰等之群臣未有如鯀者願帝試之於是堯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舜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鯀投于水化爲飛熊因爲羽淵之神○括地志云羽山在沂州臨沂縣界○寰宇記俗呼懲父山南百步外有淵水常清半蜀半人不敢𡬶曰

歸而言于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之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

羽淵淵上多細柳鳥獸不敢踐

有庳

大明一統志云有庳墟名在今永州零陵縣即有庳地○西漢文帝封象於有庳然不爲置後以爲舜亂之人不宜爲太祖

咸丘蒙

通志　齊有隱士咸丘蒙

晉傳云八音謂金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箎笛也匏笙也土壎也革鼓也木柷也

八音

漢律歷志云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蕩滌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八音土曰壎世本云暴辛公作壎師古曰燒土爲之其形銳上而平底如秤錘然六孔吹之也匏曰笙世本云隨作笙師古曰匏瓠也列管匏中施簧管端皮曰鼓師古曰鼓者郭也言郭皮而爲之竹曰管管裁竹爲之長尺有二寸六孔尚書大傳云西王母曾獻白玉管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于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管然則古以玉管不但竹也絲曰琴石曰磬以石爲之數十六八音而倍之也横簨直下刻如齒形曰崇牙足爲鳥形金曰鐘鑄銅

為之形如筩與虡製同編磬足刻獸形其旁深一尺八寸方二尺四寸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 木曰柷師古曰柷與俶同俶始也樂將作先鼓之故謂之柷狀如漆桶中虛有椎柄動而擊

詩溥天之下四句 小雅大夫行役而作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偕偕强壯貌 朝夕從事王事靡盬音古憂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四牡彭彭不得息也王事傍傍不得已也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深居不聞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失容也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從容觀信或靡事不為

王事靡盬言王事不可以不勤是以貽我父母之憂耳

不知叫號深居安逸不聞人声也慘慘失容言憂煩勞不暇為儀容也

詩周餘黎民 全篇八章此前三章及後五章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壁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大甚蘊隆蟲蟲[illegible]也隆

靡神不舉所

也　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寧以身當之也○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魃旱神也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群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舊說以為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

祭之也

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無復有半身之遺者而上天又降旱災使我亦不見遺摧滅也言先祖之祀將自此而滅也

詩云永言孝思一句大雅美武王能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三后太王王季文王也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人一人謂武王也應侯侯維也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昭茲來許來後世也許猶所也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

京鎬京也

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德而為四方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

可爲法耳

年不遑有佐

堯薦舜

初堯在位七十載見丹朱不肖不足以嗣天下乃求賢遜位至嶽長人見而論治舜之濬德堯實知之于是疇咨于衆詢四岳明揚側陋四岳咸薦舜謂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曰我其試哉乃徵之得諸服澤之陽問曰我欲治天下爲之奈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問以奚事曰事天問以奚任曰任地問以奚務曰務人曰人之情奈何對曰妻子具而孝衰于親嗜欲得而信衰于友人之情也乎若夫從道則吉反道則凶猶影響也南面而與之言禹蓋埋而蔭翳系陰不移而見志始得尚見帝帝館之於貳室語禮樂詳而不悖語政治簡而易行論道廣大而無窮論天下事貫由而條達咸協于帝而可底績于是錫之一絺衣雅琴命之姚姓九男二女百官牛

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按濮州北臨漯大川也河在堯都之南故曰南河禹貢至于南河是也

羊倉廩備以事舜于畎畝之中帝將胥天下而遷之乃歷試諸難
百揆靡不時敘屬之嶽與無或不從賓于四門諸侯穆穆烈風雷雨納于大麓而弗能迷也堯七十三載丙辰薦舜于天舜受終于文祖遂即位

南河

新安倪氏曰冀州為帝都河在其南故謂之南河　裴駰云南河之南九河之最南者是也

朝覲

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依狀如屏風天子見諸侯則依而立負之而南面以對諸侯　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秋見曰覲天子當宁而立宁門屏之間竚立以待諸侯之至諸侯東面諸侯西面而朝春見曰朝

謳歌

天視天聽○韓非子曰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視寄于天聰以聽

說文云詠詩曰歌獨歌謂之謠謳齊歌也

踐天子位

路史云舜避堯子歷甲申乙酉二歲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都於蒲坂

丙戌元載格於文祖

秦誓見堯曰章

舜薦禹

禹父鯀治水無功被殛禹降在匹庶四岳咸舉之於舜舜舉之堯堯命繼鯀治水禹治水底績堯乃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姒氏統領州伯以巡十二部堯崩禹服三年之喪晝夜悲泣舜受堯禪薦大禹改官司徒內輔虞位外有九伯癸酉五十載舜崩禪位命禹禹服三年喪形體枯槁面目黧黑讓位商均退處陽山之南陰河之北萬民不附商均追就禹之所禹不得已踐天子之位都安邑以土德王正建寅

[illegible]陽坊箕山

劉熙曰陽城是今之潁川也箕山嵩高之北是也

括地志曰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又恐箕字誤本是嵩字其陽城縣在嵩山東二十三里則嵩山之陽也

丹朱

虞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進用之也放齊曰胤子朱啓開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禹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不休息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舜之子

路史舜二妃娥盲無子女瑩生義鈞及季釐季釐封縉爲桀所克義均封于商是爲商鈞喜歌舞

啓

帝啓伯禹之子也禹之治水娶於塗山氏生啓　行荒度土功三過門而不入塗山氏能明訓教而致其化以故啓知王事達君臣之義持禹

禮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左傳軍行祓社釁鼓然則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社主以行所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

之功。禹崩啓繼世以有天下。出路史 甲申歲有扈氏不恭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三正子丑寅也 丙戌三歲啓乃以齋車載遷廟之主以行召六卿而誓與有扈大戰于甘。甘地名 不勝六卿請伐之啓曰不可吾地非淺民非寡也今茲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何以伐爲於是班師琴瑟不張鐘鼓弗考。不因席不重席也 不仍味不貳味也 親親長長。尊賢委能隱神期月而有扈服遂滅之。復昭夏功出路史 乃立五廟箴遷鼎鼎黃帝所鑄 命大廉祭鼎昆吾之谿而箴享大陵之上是爲鈞臺之享鈞臺在陽翟縣有鈞臺陂 又經於晉之虛作旋臺於水之陽以商均爲賓奏九辯九歌舞九招中聲猶在而人皆仰夏之功在位九年崩年九十一。子太康立弟五人分封於衛出路史

太丁　外丙　仲壬

帝王世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illegible]

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

桐

孔安國曰湯葬地晉大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桐城太甲所放處也尸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

伊尹割烹

伊尹名摯力牧之後力牧黃帝相也伊尹生于空桑後居伊水故民曰伊世紀湯思賢夢有人負鼎抱俎對已而笑寤而占曰鼎為和味俎者割截天下豈有人為我宰者哉時伊摯耕于莘野湯以幣聘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求婚有莘嫁女于湯以摯為媵臣乃負鼎抱俎見湯○呂氏春秋曰湯得伊尹祓之于廟爝以爟火釁以犧豭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復而為乎對曰君之小國不足以具之為天子然

后帝謂成湯也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修玉鼎以事於湯湯賢之遂以為相然孟子以為不然也

疏案左傳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路史曰伊尹莘人故呂氏春秋古史考皆傳言尹產空桑空桑故城在陳留[illegible]

後可具夫三群之蟲水大者腥肉攫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之為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噥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膑

有莘

杜預曰莘號地又云號國今滎陽縣是也趙氏曰今同州郃陽縣〇括地志云古莘國有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　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外黃有莘昌亭本宋地莘氏邑也

伐夏救民

伊尹既離有莘受湯聘然後出而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

祠者祭告于廟也先王湯也太甲即位改元伊尹于祠告先王之際明言湯之

之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亦亡矣。尹遂去夏復歸於亳自入北門遇女鳩女房。遂作女鳩女房二篇。當時夏桀爲虐而諸侯昆吾氏爲亂。乃從湯以伐昆吾。○湯欲伐桀尹請且乏貢職以觀夏動桀怒起九夷之師。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請復入貢職明年又乏貢職桀起九夷之師師不起。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桀敗于娀之墟遂奔于鳴條湯乃踐天子位尹爲阿衡。

伊訓

惟元祀太甲即位之元年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十有二月乙丑。商正建丑故以十二月爲歲首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烈祖湯也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不循先王之道皇天降

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記事之始詞也

災。假手於我有命假借也有命謂湯也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言湯德之修則始於亳都

癰疽

雍雎又名渠。衛靈公之嬖臣。衛靈公嘗與夫人同車。雎爲驂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招搖市名孔子醜之。去衛出史記孔子世家至戰國時遂以孔子爲主癰雎云

雍雎孟子作癰疽。字音之訛也。說苑作雍雎。是

侍人瘠環

鶴林玉露曰張子韶對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說及公等故其策曰閹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齊閹寺

物原云。成周已有寺人。秦始皇初立中車府。置令以總群閹。魏文帝更中車府爲殿中監。北齊亦置典御。即隨之奉御。今長隨也。隋煬帝改殿中監爲內侍省。以監爲太監。又置少監監丞

瘠環瘠姓環名齊之寺人也。爲齊亡公所近狎。

顔讎由

彥館曰一作彥濁鄒衛之賢大夫二出之事○史世家皆作顏濁鄒子之

孔子主衛嘗主其家○呂氏春秋曰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

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身。

聞于晉若諸堅刁聞于齊而齊亂伊戾聞于宋而宋危

彌子

彌子名瑕衛之嬖大夫也。有寵於衛。衛國法。竊駕君車罪刖。彌子之母病。其人有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靈公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犯刖罪。異日與靈公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以其餘獻靈公。靈公曰。愛我忘其口味寡人。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君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必變其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出韓非子說難篇

司城貞子

司城貞子宋之賢大夫也。司馬司城皆是宋之官他國則無宋是王者後故倣天子禮有司馬司城一說宋以武公

司城以宋六卿考之司城在司寇上右師左師司馬

司徒下其位古有司空之官無司城之名特宋有之

諱改司空為司城

孔子去衛適宋嘗主於其家

虞舜之後媯姓侯爵舜為庶人時居于媯汭其後因為氏姓武王克殷乃求舜後得媯滿封之于陳以奉舜祀是為胡公即陳始封之祖也

陳侯周

陳侯名周一名越懷公柳之子也陳至懷公時吳方薦食上國破楚入郢召陳懷公懷公欲往大夫曰吳新得志楚王雖亡與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以疾謝吳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於吳陳方立周是為湣公湣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來伐陳陳告急於楚楚昭王來救軍於城父吳師去是年楚昭王卒於城父時孔子在陳思歸十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之艾陵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吳楚伐陳二十四年楚惠王以兵北伐殺陳湣公遂滅陳而有之出史記陳杞世家

百里奚

[illegible]百里奚虞人也。少貧，家甚貧，流落不偶。出遊以干諸國，嘗之齊，不用。又之周，周又不用。又轉而之他，久之不返。其妻無以自給，乃西入秦為澣婦，遂與相失。後奚歸虞，事虞為大夫。晉獻公伐虢，道出虞境，遂以璧馬賂虞公假道，意在并虞。宮之奇諫，奚曰：是不可以不諫也。奚曰：貪賂玩寇，益不可與言者也。奇曰：然則將遂已乎。奚曰：子盡子之心，吾行吾志耳。奇諫，虞公果不聽。晉伐虢歸，遂滅虞，虜虞君及奚以歸。晉太子申生姊穆姬適秦，穆公將以奚為媵，奚恥之，亡秦走宛。地理志南陽有宛縣。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人曰：百里奚吾媵臣也，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與之。時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大悅，遂相之。奚乃迎蹇叔于宋，取由余于戎，求丕豹、公孫枝于晉。丕豹，丕鄭子。公孫枝字子桑。三置晉君，一救荆禍，繆公之霸，大都皆奚之力也。出史記秦本紀。奚為秦相，妻在秦知之，而未敢言。一

日奚坐堂上作樂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因援琴撫絃而歌者三其一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扊扅（音掩移 門扸也）今日富貴忘我爲其二曰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臨當相別時烹牝雞今適富貴忘我爲其三曰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葬南谿墳已瓦覆以柴舂黃藜搤伏雞西入秦五羖皮今日富貴捐我爲歌畢奚愕然問之乃其故妻也遂還爲夫婦（出風俗通）奚相秦勤勵自苦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于國中未嘗從車騎操干戈及其死也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德澤流于後世而秦卒賴焉其子曰孟明視爲政於秦繆公嘗使其禦晉師於殽爲晉師所敗大夫請殺之繆公曰是孤之罪也孟明何尤焉復使爲政旣乃率師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鄗（俱晉地）晉人不敢出封殽尸而還（埋藏殽戰之死士）遂霸西戎

秦繆公

曰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謚之曰繆

秦繆公名任好德公子宣公成公弟也秦繆公其先帝顓頊之苗裔至虞舜時有伯翳者爲舜主畜畜多息賜姓嬴其後非子在周孝王時主馬於汧渭之間（汧渭二水在隴州東）馬大蕃息遂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今天水隴西縣秦亭也）歷數世至德公德公立二年卒長子宣公立十二年卒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繆公繆公元年自將伐茅津（茅津戎號茅城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是）勝之四年迎婦於晉晉太子申生姊也其歲齊桓公伐楚至召陵五年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璧馬賂於虞故也既虜百里奚以爲秦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南陽有宛縣）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之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悅授

銍地名在沛縣

絳州曲沃縣有曲沃故城晉人以為晉曲沃新城

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焉曰臣不及臣之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遊困於齊而乞食銍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秋繆公自將伐晉戰於河曲。河曲晉地在蒲坂南晉驪姬作亂太子申生死新城重耳夷吾出奔九年。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葵丘在曹州考城縣東南晉獻公卒。立驪姬子奚齊其臣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卓子。克又殺卓子及荀息夷吾。即晉惠使人請秦求入晉。於是繆公許之使百里奚將兵送夷吾夷吾謂曰誠得立請割晉之河西八城與秦及至已立而使丕鄭謝秦背約不與河西城而殺里克丕鄭聞之怒因與繆公謀曰晉人不

言也願君以利急召呂郤呂郤至則更入可以得繆公許之使人與之
鄭歸召呂郤，呂郤等疑丕鄭有間，乃言夷吾殺丕鄭。丕鄭子丕豹奔秦
說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繆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
其大臣？能誅其大臣，此其調也。不聽，而陰用豹。十二年，齊管仲、隰朋死。
晉旱，來請粟。丕豹說繆公勿與，因其饑而伐之。繆公問公孫枝（秦大夫字子桑）
枝曰：饑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奚，奚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
罪？於是用百里奚、公孫枝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十

雍秦國都絳晉國都也

四年，秦饑，請粟於晉。晉君謀之群臣，虢射曰：因其饑而伐之，可有大功。
晉君從之。十五年，興兵攻秦。繆公發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九月壬戌，
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鷙。繆公與
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為晉軍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於是岐下
食善馬者三百餘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

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

括地志云野人塢在岐州雍縣東北二十里按野人盜馬食處因名焉

諸侯雍饒七牢羊一牛一豕一為一牢也

梁芮國皆在同州秦得其地又滅二國之君

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令於國齊宿吾將以晉君祠上帝欲殺而祠之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為請晉君夷吾姊亦為繆公夫人夫人聞之乃衰絰跣曰妾兄弟不能用救以辱君命繆公曰我得晉以為功今天子是請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許歸之更舍上舍而饋之七牢十一月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南地即前年許秦而不與者今獻之使太子圉為質於秦秦妻子圉以宗女名懷嬴是時秦地東至河晉河西八城入秦秦東境至河即龍門河也十八年齊桓公卒二十年秦滅梁芮二十二年晉公子圉聞晉君病曰梁我母家也子圉母梁伯之女也而秦滅之我兄弟多即君百歲後君指惠公秦必留我而晉輕亦更立他子子圉乃亡歸晉二十三年晉惠公卒子圉立為君秦怨圉亡去乃迎晉公子重耳於楚而妻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謝後乃受繆

公亦禮厚遇之二十四年春秦使人告晉大臣欲入重耳晉許之於是
使人送重耳二月重耳立爲晉君是爲文公文公使人殺子圉子圉是
爲懷公秋周襄王弟帶以翟伐王王出居鄭二十五年周王使人告難
於晉秦秦穆公將兵助晉文公入襄王殺王弟帶（殺於溫之隰城）二十八年晉
文公敗楚於城濮（衛地今濮州）三十年穆公助晉文公圍鄭鄭使人言穆公
曰亡鄭厚晉於晉而得矣而秦未有利晉之強秦之憂也穆公乃罷兵
歸晉亦罷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鄭人有賣鄭於秦曰我主其城門鄭
可襲也穆公問蹇叔百里奚對曰經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
人賣鄭安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穆公曰子不知也吾
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行
日百里奚蹇叔二人哭之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

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臣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謂其子曰汝軍即敗必於殽阨矣三十三年春秦兵遂東過周北門周王孫滿周大夫曰秦師無禮不敗何待兵至滑滑姬姓小國伯爵鄭販賣賈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脩守御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滑晉之邊邑也當時晉文公喪尚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絰發兵遮秦兵於殽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文公夫人秦女也秦繆公之女爲秦三將因請曰繆公之怨此三人入於骨髓願令此三人歸令我君得自快烹之晉君許之歸秦三將三將至繆公素服郊迎嚮三人哭曰孤不用蹇叔百里傒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恥毋怠遂復三人[illegible]

晉戰於彭衙（水縣東北六十里）秦不利因以歸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

（戎人姓名）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

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

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

為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

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

於下下罷（音疲）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於滅宗

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

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

內史廖（內史周官也）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

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之女樂以奪

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

正義曰鄗音郊左傳作郊括地志云王官故地在同州澄城縣西

應劭曰秦繆

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詧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示必死也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括地志云茅津在陝州河北縣太陽縣也封殽中尸。封埋藏也埋藏殽戰之死士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為垂涕曰嗟乎秦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三十九年繆公卒葬雍皇覽曰秦繆公冢在從死者百七十七

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爲作也

春秋繁露云虞公貪則不顧其難快其意而假晉師道遂以自滅亡國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寶不虛出自內出者無匹夫行自外入者無主不

之爲之作黃鳥之詩君子曰秦繆公廣地益國東服彊晉西霸戎夷然不爲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棄民收其良臣而從死且先王崩尚猶遺德垂法況奪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全篇蓋出史記秦本紀

虞

虞姬姓公爵出自太王子仲雍生季簡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章虞仲及武王克商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爲吳君別封其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夏墟在河東太陽縣虞公虞仲之孫也虞公好貨弟虞叔有玉虞公求之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虢公公奔共池地名既而返國出左傳魯桓公十年晉獻公十九年將伐虢使荀

正此其應也

息以璧馬假道於虞虞公許之遂伐虢取下陽獻公二十二年獻公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不聽晉伐虢遂襲虞滅之執虞公。

虢

虢姬姓。公爵出自王季子。虢仲文王弟也仲與虢叔為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而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虢武王克商封仲於弘農陝縣東南之虢城也。

垂棘

文選魏文帝云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虢之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

屈產之乘

賈字記曰晉石漢曰而產是[illegible]

晉屈產之乘者此地所生良馬也

晉屈產之乘者屈地所生良馬也

晉人伐虢

冀國名前是冀伐虞至鄍

鄍虞邑河東大陽縣東北有顛軨坂

輔頰輔車牙車唇齒如牙

春秋虞師晉師滅下陽　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言虞報伐冀使病今欲假道故稱虞功以悅其心）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晉大夫）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魯僖公二年）

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晉人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

車如齒在裏虢如輔頰如唇在表二國相須以立去一不可

也豈害我哉對曰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於周爲穆穆生昭故太王之子爲昭）泰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王季於周爲昭昭生穆故王季之子爲穆）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也）親以寵偪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名）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虢國都）問於卜偃曰（卜偃晉掌卜大夫）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言丙日之朔旦也）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

鶉火星也賁

南方也天策傅說星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

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會之日乎夏十月周之十二月也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周十二月一日日在丙子旦朔旦也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鶉火星見於南方言中者序以南方為正必以此時滅虢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醜虢公名皆如童謠之言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并伯以媵秦穆姬獻公女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荀息牽璧馬所遺虞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故春秋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僖公五年

覺民

尹去湯適夏。聞夏人飲酒相和而歌曰。盍歸于亳。尹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尹入告于桀桀啞然而笑曰。日亡吾乃亡耳。尹遂去夏復歸于亳諸侯昆吾氏為亂。尹從湯以伐昆吾遂伐桀

去魯

孔子去魯作猗蘭之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有定處時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

金聲玉振

書曰合止柷敔是始終以木音也其次則紀綱以鼓是革音也而此云金石始終之者何也柷敔以木者一奏始終之綱紀也鼓以革者一句始終之綱紀也金石之聲之振之者八音始終之綱紀以與絲竹匏土革木同作而先後之者也見孟子測○樂書曰乾之爲卦則直西北之維而于物爲金玉金者陰精之純而生乎西其材從革其聲始隆而終殺聖人鑄之以爲鏄以警道之用也玉者陽精之純而生乎北其材不
[illegible]

[illegible]

體以立本

北宮錡

班爵

通制曰黃帝方制萬里為萬國各百里唐虞夏建國凡五等曰公侯伯子男商公侯伯三等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周公侯伯子男五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公居攝改制大其封公五百里

白虎通云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上法斗極鉤命決曰天子爵稱也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於天而王治千里內也

白虎通云所以名之為公者何公曰通公正無私之意也正義曰爵位盛大以無私為德者公也

白虎通云所以名之為侯者何侯者侯也侯逆順也孝經援神契曰侯候也所以守藩也正義曰斥堠於外以君人為德者侯也

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黄昭辯釋名云公直也才德兼于人人咸尊稱子王而用之也辯曰公直也取其正直無私也公字從八從厶八音背厶古私字背厶則爲公韓非曰蒼頡作字自營爲私背私爲公○用荀云能樹名生物與人道俱謂之侯能成群謂之君○謚法云執應八方

白虎通云伯者長也正義曰其德足以長人者伯也

白虎通云子者孳也孳孳無巳也正義曰子字也字愛也其德足以養人故曰子也

白虎通云男者任也要略曰男任也任治政事受王命爲君也正義曰男任也任安也其德足以安人故曰男也

白虎通云卿之爲言章善明理也正義曰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

白虎通云大夫之爲言大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大夫獨兩字何春秋傳曰大夫無遂事以爲大夫職在之適四方受君之法施之於民故獨二字言之或曰大夫爵之下者也稱大夫明從大夫以上受下施皆大自著也正義曰知足以帥人者大夫也

白虎通云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辨然否謂之士天子之士獨稱元士何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諸侯之士

謂注上言謂 之上上者衆 時作謂之府 伯風俗通云 伯者長也百 也言其職連 在長功寶明 百也○黃公 十四州記縣 爲戶以上爲 令四千戶也 千戶爲長男 田也今人呼 縣長名里子 以求方百里 也故言子之 百里古之諸 侯

[illegible]也　故孫子曰周官之

制自公至下士。二萬五千二百六十八人而酒人漿人之爲徒也女御女祝之爲女也且方相爲徒夫而縫縷隷之屬豈皆命官而士爲之耶。

五等。

白虎通曰爵五等以法五行也周尚文文家者據地故法五行

附庸

白虎通云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鄭玄周禮大司徒注云凡諸侯爲牧正師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　王制注云不成曰附庸

朱子曰猶屬邑也

春秋郳儀父之類註

卿中上大夫大宰卿也卿周也下士所治事故其

左傳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於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邾子名克字儀父王未命為諸侯未有爵可書名不書字今書字以見其貴之也○詹氏道傳曰附庸凡四等。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　趙氏惠曰邾曹姓子爵顓頊之後。邾附庸之國。未得列於諸侯。故書字以別之。中國附庸例書字。夷狄附庸例書名

庶人在官

玉海陳氏曰有爵者必有祿。有祿不必有爵。庶人在官者非爵也。而其祿有差。

府史胥徒

周禮天官冢宰六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今之稱胥史掌事者猶今之令吏胥徒民之給徭役者胥有才智之稱為役之什長徒猶今之鄉吏在官之走者也何氏曰天下之土不同化之之法或用牛羊或用麋鹿或用貆狐或用豕犬皆煑其骨爲灰汁漬種者則隨地爲灰以糞田今江南之俗猶然則用牛用羊者亦冬蓄古之遺法也

百畝之糞

周禮天官草人掌土化之法。化猶變也變瘠為肥變惡為美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物之在地各有所宜草人相視之而蕃其種凡糞種騂剛用牛。土有色騂而性剛者則用牛赤緹用羊有土赤緹而頳色者則用羊墳壤用麋土有墳起而柔順無塊者則用麋渴澤用鹿有昔為澤而今渴者則用鹿鹹潟用貆貆貒也有水已去而潟鹵者則用貆勃壤用狐有勃壤而粉解者則用狐埴壚用豕有黏而疏者則用豕彊㯺音檻用蕡彊堅土也蕡麻也有堅彊而不和順者則用蕡輕爂音剽用犬爂輕脆也有輕脆而不厚重者則用犬

五人

國語趙簡子曰魯孟獻有鬬臣折衝之臣五人我無一何也。叔向曰子不欲也若欲之肸也則交揖可也

樂正裘　牧仲

樂正裘牧仲皆孟獻子之友也。通志氏俗略云樂正氏周禮樂正官氏焉姓苑云衛大夫食采於裘氏因以為氏今會稽有裘氏

古今姓纂裘本仇氏避難改焉後漢有裘仲

周武王第三子叔虞封唐唐有晉水故名國因氏焉

費惠公

費公姬姓懿公之孫庐父之後也庐父爲魯大夫城郎居之因爲費邑左傳隱公二年司空無駭入極費庐父勝之　傳至惠公惠公以子思爲師以顏般爲友用王順長息爲臣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則曾子弟子其賢蓋有自也

顏般　王順無考

晉平公

晉平公名彪悼公子也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今濟南府齊師敗走晉追遂圍臨淄盡燒屠其郭中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晉欒盈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欒盈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山在河內欒盈從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即范鞅宣子子以其徒擊盈盈敗走曲沃曲沃攻盈盈死遂滅欒氏宗盈者欒書孫也其入絳與魏氏謀即魏舒[illegible]

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威公見而問焉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與曰是何害是不知

行也一年孔[illegible]行[illegible]殺其君[illegible]公[illegible]晉[illegible]以[illegible]氏[illegible]人[illegible]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即趙武韓宣子即韓起魏獻子即魏舒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向語叔向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出史記晉世家

平公遊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人姓名起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海玉出於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盍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耳乎

公於是造亥唐。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不敢不飽

所以存所以亡故臣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

也出韓詩外傳　平公藏寶之臺災士大夫皆趨車馳爲救火三日夜始息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救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在下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而賦斂無已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爲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臣恐君之爲鄰國笑矣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間出韓詩外傳　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怨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爲人君於後世哉平公乃罷臺役出說苑　[illegible]

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之平公納之止坐殿上召鐘鼓竽瑟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拙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乃屏鐘鼓除竽瑟出說苑正諫篇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於是令國中欲極諫者無隱出說苑善說篇二十六年平公卒

亥唐

居六其宜凡祭器簠簋爲前鉶[illegible]次之籩豆爲後○[illegible]禮說云大凡祭器瓶物所宜故太羹古[illegible]也盛以[illegible]瓶古器也

高士傳亥唐晉人也高恪寡素晉國憚之平公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平公倨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髀痛足痺不敢伸叔向不悅公曰子欲富乎吾祿子欲貴乎吾爵子亥先生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悅乎

獵較

周禮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按春秋桓公四年狩于郎昭公九年築郎囿其後遂爲田獵苑囿之所以郎非狩地故春秋譏之

祭器

周禮地官閭胥供祭器器謂簠簋鼎俎也

於季桓子

孔子仕於定公而曰季桓子者桓子專魯用不用皆由之故桓子受女樂孔子行桓子將死謂康子曰[illegible]

孔子事魯七[illegible]

器也有古今所用時器若則毛血于盤其酒丁尊未有進時饌用古器者古禮而今之有所不稱也

說文云柝夜行所擊今盤木爲之以代柝擊者是也

孔子事衛[illegible]

肉行期年耳是仕僑之日長而見行可之日短也此後居陳將三年而還衛居衛後三年而反魯故曰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衛孝公

衛靈公卒嫡孫輒立是爲出公子蒯聵立是爲莊公註作疑出公輒未可據

擊柝

周禮天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夕擊柝而比之柝戒守者所擊也又比若今内點

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崔琪擊柝賦云嚴城暮兮絕人蹤君門深兮閉九重清夜擊柝出彼高墉侯銅壺而發箭雜鳧氏之鳴鐘薦以應聲按更籌而宜九陌内以達外禁姦慝而清四封聲森接壤之警知甚擊鉦之守衛尉奉職益吾克勤益欲懲寇暴亦以戒昏昕

趙註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乘田苑囿之吏主六畜之芻牧者也

按春秋所傳譚子奔莒弦子奔黃溫子奔衛皆其失國而託于諸侯

委吏乘田

史記孔子年廿一而爲委吏。繼爲乘田。皆母顏氏未喪時事。亦季平子未逐昭公時事。

寄公 註

禮郊特牲云。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諸侯失國而寄寓他國者謂之寓公所寓國不敢以爲臣寓公死則臣其子故曰寓公不繼世）喪大記曰。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國賓他國來聘之卿大夫也出出迎也）

聚

周禮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恤民之囏阨。春頒而秋斂之。凡新甿之治皆聽之。然則周氓之義當出乎此

臺官

左傳芋尹無宇曰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自王下至台）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

商?賢者○皆者師臣者帝賓臣者王是之堯舜師臣者堯?倡?之湯之于伊尹文王之于太公望皆由此矩厥後有如齊華士之自負丁?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者以除揆?世準于是周公之六典八則及三物教十五刑防民之律不得不嚴?矣春秋猶周公之禮樂

僕　僕臣臺 謂給臺人厮役者已上所謂人之十等也

市井

後漢循吏傳註云因井爲市故曰市井

傳質

傳質卿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文諸侯世子執纁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是所以爲贄也

虞人

左傳齊景公田於沛 沛澤名 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illegible]

皮冠旃旍旌

周禮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九旗皆以絳帛為之而畫以采色太常畫日月取其恒照也 交龍為旂畫二龍於其上取其變化也 通帛為旃無所畫用通幅絳帛所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 雜帛為物物則內幅以絳外幅以白也 熊虎為旗旗畫熊虎取其猛毅也 鳥隼為旟旟畫鳥隼取其摯捷也 龜蛇為旐旐畫龜蛇取其能捍難避患也 全羽為旞全羽以五采繫於旞上取全而遂之之意 析羽為旌析羽以五采繫於旌上取析而精之之義 爾雅云注旄首曰旌今之幢亦有旒 有鈴曰旂縣鈴於竿頭畫蛟龍於旒 因章曰旃以帛練為旒因其文章不復畫之 禮書曰田獵用皮冠旃車載旌旃車木路也 諸侯建旂孤卿建旃虞人掌田獵之事者也故招以皮冠大夫從游宴之樂者也故招以旌士君之所禮也故招以旂。虞人孤卿之所治者也故招以旃。

詩周道如砥 全篇七章此去第三章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

其衡以起興
而遂士抗上
之譏作矣此
豈孔孟之教
之罪哉
鞙滿實貌璲
瑞貌璲璲以
棘爲棘動以
戟鼎凶而升
之于沮也
皮鵲鵲織女
星名在漢旁
三星跂然如
隅也
睆明星貌牽
牛星名服駕
也箱車箱也
翕引也舌下
之星也

之潸焉出涕○小東大東之國也　杼柚其空柚受經者也空盡也糾糾葛屨糾糾繚戾寒涼之貌可以履霜佻佻公子佻輕薄不奈勞苦之貌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言東方小大之國杼柚皆已空矣至於以葛屨履霜而其貴戚之臣奔走往來不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東人之子東人諸侯之人也職勞不來職專主也來慰撫也西人之子西人京師人也粲粲衣服舟人之子主舟楫者也熊羆是裘言富也私人之子私家皂隷之屬百僚是試此言賦役不均群小得志也○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鞙鞙長貌維天有漢天河也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一晝一夜左旋一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間自卯至酉當更七次也○言東人或饋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爲漿東人或與之以鞙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爲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有以監我而織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無所赴愬而言維天庶乎其恤我耳○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啓明長庚皆金星以其先日而出故名啓明以其後日而入故名長庚有捄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兔之畢載施之行行列也○言彼織女不能成報我之章牽牛不可以報我之箱而啓明長庚天畢亦無實用但施之行列而已至是則知天亦無如我何矣○維南有箕不可以

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箕斗二星以夏秋之月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南斗柄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言南箕既不可以簸揚糠粃北斗既不可以挹酌酒漿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于西斗揭其柄反若有所挹取其東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詞也

序以為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

友善

遯齋讓歌曰天地父母某月某日甲與乙為友善上下四旁莫不並見盍天地善之原也上下四旁善之散殊也伊尹所謂德無常師主善為師者正所謂匪一人所得私耳故同人莫大乎于野有功必得之出門詩云嚶其鳴矣求其友聲蓋鳥之求友必非覞睆于幽谷之中凡友之求者必翔集于喬木之上其鄉出谷遷喬所謂遷善以擇交也善有大小析交有廣狹

齊民要術云楊性勁直堪爲屋材柳性橋弱久無不屈比之白楊不如遠矣

朱子曰桮棬似今棬杉合子杞柳恐是今做合箱底柳北人以此爲箭謂之柳箭即蒲柳也

杞柳

杞。柳屬生水旁又枸杞多生荒城阪岸之上　爾雅云杞柳檻今例杞也　說文本義杞柳柜柳爾雅注云柳當作柳柜柳似柳皮可以煮作飲　說文云杞枸杞。柳小楊也。從木丣聲。楊蒲柳也。從木易聲。檉河柳也。從木聖聲。　按詩有三杞將仲子篇無折我樹杞柳屬生水傍樹如柳葉粗而白色理微赤　四牡篇集于苞杞杞檵也　杕杜篇言采其杞春暮而杞可食也　南山有臺篇南山有杞樹如樗一名狗骨　湛露篇在彼杞棘　四月篇隰有杞桋杞枸檵桋赤色　詩義疏云蒲柳之木二種一種皮正青一種皮紅正白葉皆長廣可爲箭竿杞柳生水旁樹如柳葉麄而白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轂今淇水旁魯國泰山汶水邊路純杞柳也

桮棬

桮棬也棬屈木盂也所謂器似升屈木作是也。

湍水

說文云湍急瀨水又云瀨水流沙上也今謂縈廻之水者言其不流沙上縈廻之勢湍湍然也　許愼淮南子注曰湍水行疾也

楊子善惡混之說

楊子修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歟

白

漢詁云孟子謂羽毛之白其性輕白雪之白其性易銷白玉之白其性堅是性不同白也

雪

大戴禮云天地積陰温則爲雨寒則爲雪　春秋元命苞曰陰陽凝而

光之白曰皛男子之白曰皙女子之白曰[illegible]老人之白曰皤草花之白曰葩霜雪之白曰皚鳥羽之白曰皬

為雪　釋名云雪綏也水下遇寒而凝綏綏然下也五穀之精爾雅云雪與雨雜下曰霰韓詩外傳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六者陰極之數雪花曰霙雪雲曰同雲詩云上天同雲雨雪雰雰同謂雲陰與天色同爲一色也

佛氏謂作用是性註

朱子曰禪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捉足之運奔皆性也

食色仁義

按太極圖說無極而太極性體也太極未分兩儀其體純是至善及乎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亦必先見仁義之端而後見食色之端何者食色之端必見於人物分形之後而仁義之端已見於太極動靜之初太極一動便是仁體一動而又一靜便是義體也

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用炙而又燔也

坊記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曾子問尸神象

炙

周書曰黃帝始燔肉爲炙食志云或燔或炙傳云炙炙肉也箋云炙肝炙也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　帝王紀紂宮九市車行酒馬行炙　楚屈建曰祭典庶人有魚炙之薦

孟季子

孟仲子爲孟子從昆弟以仲季之序考之季子又當爲仲子之弟也

尸

禮記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爲君尸者士大夫見之則下之君之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又曰尸必筵〔承諸神不敢尊也〕凡祭天地社稷山川及七祀之屬皆有尸外神不問同姓異姓祭勝國之社稷則士師爲尸惟祭殤無尸○祭法云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又北

[illegible]之精神以來祭與義成要墻之義合交公謂古人用尸本與死者是一氣又以生人精神去交感他那精神是兩會着他歆享此近于巫覡之說

楊升菴性情說云尚書最前下孟荀揚韓至宋世諸子言性而不及情言性情俱者易而已易曰利貞者性

予知事父之道也[illegible]

立尸　宇宙大疑議云謬哉古祭之有尸而以孫爲之孫爲之其父北面而事之而曰明子事父之道詎非夷蠻之道哉然則何以誤言於古也尸主也謂木之爲主也祭成喪者必有尸以其主立也祭而有尸所以出主也尸必以孫孫抱木主而出也孫幼不能抱及無孫使人抱之所以抱其主也夫婦共尸二主之合抱也始死無尸未立主也神具醉止則非尸所食儀如在也皇尸載起還主於廟也舉斝爵詔安尸所以安主也故曰尸神木也以木而象其神以有依也

性情

白虎通云性情者何謂也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人稟陰陽之氣而生故內懷五性六情情者靜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稟六氣以生者也故鉤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繫念也性生於陽欲以理執也陽氣者仁

情也莊子云性情不離安用礼樂甚矣莊子之言性情有合于易也○王弼曰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是易之所謂利貞也莊子所謂不能也故曰君子性其情小人情其性性猶水也情波也波興則水盪情熾則性亂波生於水而害水若波也情生于性而害性者情也君于濁水遂于淸淵小人也肫肫其仁淵

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者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常仁義禮知信是也六情者何謂也喜怒哀樂愛惡謂六情所以扶成五性性所以五情所以六者何人本含六律五行氣而生故內有五藏六府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

蘇氏胡氏之說註

新安陳氏曰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胡文定公論性謂不可以善言纔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只是讚歎之辭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善哉五峯論性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辨

其天若君子也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愚性而遺情何如曰死矣離情而忘性何如曰禽獸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

韓子原性篇性也者與生俱生者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也者惡焉而已

富凶

按洪範王省爲歲而以庶徵驗五事者政欲以年穀之成治民閑之禮義耳不然富列于五福凶列于六極聖人豈貪天者哉

野客叢書曰百穀各以初生爲春熟爲秋麥以初夏

麰麥

說文曰麥金也金旺而生火旺而死　本草云麥有四種曰大麥小麥穬麥蕎麥性大麥久食令人瘦白滑肌膚爲麵勝小麥而無燥熱　詩思文篇貽我來牟帝命率育（來小麥牟大麥）　大戴禮云祈麥實麥實者五穀

熟故以四月爲麥秋

管仲有疾公曰仲父之疾革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尚可疑耶管仲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卒公遂易牙三年復召用之

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見之也　禮月令云季春之月天子乃祈麥實孟夏之月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易牙

易牙雍人名巫牙其字也善調味能辨淄澠之水。淄澠齊二水名齊桓公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公子無虧有衛二姬故以少長別之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華子華氏之女也子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欲立之雍巫即易牙有寵衛共姬即長衛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寺人奄官名貂有寵於桓公故易牙因之而薦食味於公羞食味也易牙善烹羞故以食味進公曰子善調味乎吾嘗嘗天下之味矣唯蒸嬰兒之味未嘗。易牙遂蒸其首子而獻之自是亦有寵於公。公許之立武孟出左傳僖公十七年

子都

授車之時未有馬故以手挾輈而走

祭仲專鄭伯使其婿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公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奠厓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者乃見狂且于者莫大于公孫閼也有寵於鄭莊公。莊公三十二年。將伐許。授兵於大宮。鄭祖廟子都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棘戟以逐之。及大逵。路九達謂之逵弗及。子都怒。及師傅於許。師附於許之城下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潁考叔取鄭莊公之旗名蝥弧者率先鄭兵以登許國之城子都自下射之顛。潁考叔顛墜而死出左傳隱公十一年鄭厲公篡立。仲逐昭公立厲公遂專國政祭仲專。厲公患之。將使其婿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子都黨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厲公畏祭仲害已故出奔入櫟。櫟鄭別都也居之。出左傳莊公十七年既厲公自櫟入。治預於雍糾之亂者。桓公十五年祭仲殺雍糾逐厲公今厲公返國祭仲已死故治預於殺糾逐君之亂者遂殺子都。出左傳桓公十五年

芻豢

說文云牛馬曰芻犬豕曰豢

牛山

大明一統志牛山在今青州府臨淄縣

晏子春秋曰景公游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泰山使古而無死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國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況君乎俯泣晏子曰樂哉今日之遊也見怯君一而諛臣二使古而無死者則太公至今猶存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慙舉觴自罰因罰二臣

諸人以鼻氣出入爲息凡物以發榮滋潤爲滋息生息則知息者生氣而非止氣也如宿火于灰灰煖而火活傳薪則炎矣是滋

息

象山子曰息之一字範圍三教之宗釋氏謂之反息老氏謂之踵息愛莊子謂之六月息

平旦

平旦者晝夜分辨之時即昧爽也自樂天云前後際斷處一念不生時

奕秋

漢昭帝歌曰黃鵠高飛兮方建章金為衣兮菊為裳羽肅肅兮行蹌蹌自顧菲德愧爾嘉祥

弈秋善弈者名秋也子華子云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當弈之際有吹笙過者傾心聽之將圍未圍之際問以弈道則不知也非弈道暴深情有暫暗笙滑之也隸首天下之善算也當算之際有鳴鴻過者彎弧擬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三五則不知也非三五之難知也鴻亂之也故聲無目而耳不可以察專於聽也色無耳而目不可以聞專於視也以聲色之微而聽明視審者非用心之一哉是故學者必專勤精思以入於神若心不在學而強諷誦雖入於耳必出於口矣

莊子曰鵠不浴而白

鵠

合璧事類云鵠鶴之大者色白又有黃者有丹者善高翔湖海江漢間有之　楚辭曰黃鵠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識天地之盈虛

爾雅云羆似熊而大黃白

熊掌

格物論云熊大似豕而性輕捷山居能攀緣上於高樹見人則顛倒自

亥長首高脚從目能緣能立遇人則擘而攫之俗云熊羆眼直惡人橫目其白生于心之下育之上亦如熊白而食秋冬則有春夏則亡猛憨多力能拔大木一說羆有黃亦二種披髮人立絕有力者

投地而下。說文云熊冬蟄春出 埤雅云熊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為熊白其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好舉目而引氣謂之熊經莊子所謂熊經鳥伸是也冬蟄不食饑則自䑛其掌故其美在掌

踔蹴

齊有饑者黔敖嗟來之而不食卒至于死此正所惡有甚于死者 禮曰以足蹴路馬芻有誅況人乎乞人不屑正是能辨禮處

指

指掌圖云一曰巨指二曰食指三曰將指四曰無名指五曰小指 按指以作事也而亦以指物艮所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者也心有旨而手將之故從手從旨志氣相符禮樂交動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非歟故曰天造之一旨也

道也梓者子道也舊說梓即是楸蓋楸之疏理而色白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其實兩木大同而小別也今呼牂丹謂之華云梓爲木王木莫良于梓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

果蓏李之屬蓏以匏之屬珍異蒲桃枇杷之類

疏云檟桐也檟山楸也檟

桐梓

桐有四種。一種白桐可斲琴槃三岐開白花不結子。一種荏桐子可作油。一種梧桐今人收其子炒作果。一種岡桐體重不可作琴　漢安世房中歌云桐生茂豫顏師古曰桐讀爲通言草木皆通達而生也又輕脫貌亦梓楸也木之王也　爾雅翼云按說文椅梓也梓楸也楸檟也一物四名又桐梓琴材。　詩鄘風定之方中篇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椅桐梓漆同木皆琴瑟之材也

場師

周禮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

檟

檟山楸也又條可爲杖左傳伍員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　爾雅云檟

棘小酸棗也梧檟可為琴瑟材是良木小酸棗無用之材也此所以喻养体不養其貴者而養其賤者也

古詩已餓狼食不足餓豹食我餘言狼貪狗廉

苦荼。郭璞註云。樹小似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為荼晚取者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

樲棘

爾雅云樲酸棗樹小實酢 棘荊棘。凡有棘者皆曰棘。許氏曰字書棘如棗而多刺木堅色赤叢生白色如白棘實酸者為樲棘。陸佃云大者棗。小者棘。酸棗棘也。棗性重喬棘則低矣。故並束為棘。

狼疾

按狼之喻最多。言其恣食則曰狼餐。言其恣取則曰狼貪。言其威顧則曰狼顧。言其亂走則曰狼竄。言其陸梁則曰狼扈。言其專愎則曰狼狠。言其不恤則曰狼戾。言其不檢則曰狼籍。言其乖謬則曰狼狽。

公卿大夫

易問尹吉甫曰。古者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吉甫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

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參之以參

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者一

趙孟

左傳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新安倪氏曰晉趙氏世呼趙孟如智氏世呼智伯晉爲盟主。趙氏世卿。故當時謂趙孟能貶貴人。

詩既醉以酒全篇八章此前五章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以景福。此享其飲食恩意之厚而願其受福如此○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以昭明大也猶光○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始也公尸嘉告公尸君尸也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嘏詞也蓋欲善其終者必善其始今既有其始矣於是公尸以此告之○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清潔而美朋友攸攝。朋友指賓客助祭者攝撿也攝以威儀皆有威儀

德恩惠也君子謂王也

昭明之盛也令終善終也

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

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

廣志曰有具梁解梁有遷東赤梁木草日白梁味甘微寒無毒主除熱益氣有養陶竹根背最能黃梁出青襄左思魏都賦曰有雜丘之梁宣驗七依曰玄山之梁

梁張率繡賦尋造物之妙巧固飾化於百工嗟莫先

當神意 ○威儀孔時其宜甚得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善也

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

膏粱

膏脂也。說文云戴角者脂無角者膏。元命包曰膏者神之液也又澤也肥也潤也以脂膏潤物曰膏。詩小雅云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易曰雉膏不食。物理論曰粱者黍稷之總名也。爾雅曰虋門赤苗芑白苗虋赤粱粟芑白粱粟皆好穀

文繡

周官曰五色備謂之繡此言刺繡衣所用也。釋名曰繡修也文脩脩然也。尚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禮記曰仲秋之月命有司文繡有恒必循其故所以文

冷申月皆不可以司令所宗異之長也故有常[illegible]

虞而黼黻乃彰藻火與粉米繡山龍與華蟲若夫觀其綺霞與其依放雞龍爲文神仙成與總五色而極思錦羅繡而發想其萬物之有狀盡织化之爲形頗繡華而稠彩亦密照而煉明
○困學記聞云子路求熟之五穀管仲已熟之黃稗楊墨害五穀之螟螣

反女功之始也。春秋元命包曰織女之爲言神女也……

能成文繡應天道（女功之事齊能神天下故懸以衣人得此氣）　漢書曰賈人無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景帝詔曰錦繡纂組害女功也。漢武別國洞冥記曰元鼎元年起仙靈閣編翠羽麟毫爲簾有連煙之繡　又甘泉宮有霞光繡濯龍繡。

黃稗

孫疏曰黃稗者即禾中之莁草也。　說原云稊稗一物也皆存米而細小水旱無不熟之時擣而炊之亦可備荒。　郭璞云稊似稗布地生穢草也。　廣雅解云稗有二種一黃白一紫黑紫黑者芑有毛北人呼爲烏禾人不甚珍農家種之以備他穀之不熟耳。

任

趙氏曰任薛同姓之國在齊楚之間。

禮書曰將迎則齋戒居外及初婚之時父醮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祀勉率以敬先妣之嗣于諸乃行主人迎于門外賓執雁從至于廟門揖入升降奠雁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壻御婦車授綏婦乘以先俟于門外此所謂男帥

屋廬子

屋廬子名連晉賢人學於孟子嘗著書言彭聃之法

親迎

郊特牲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贄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又云壻親御授綏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　坊記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樓

說文曰樓重屋也又釋名云言牖戶諸射孔樓樓然也　按漢書武帝時方士言黃帝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又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

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

始也　漢書云譙門謂門上爲高樓以望遠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爲譙

南人登樓之始也

曹（今山東曹州）

曹姬姓伯爵出自文王子叔振鐸武王克商封之其地濟定陶縣是也　醮　後叔振鐸生大伯脾脾後九世桓公終終生郎位終生三十五年魯哀公八年曹伯陽爲宋所滅

交乃曹國君之弟。

匹雛

周官云庶人執鶩（音木）說苑曰鶩無他心故庶人以爲贄　曲禮曰匹庶人之贄匹（注匹讀爲鶩鶩野鴨曰鳧家鴨曰鶩如庶人之終守耕稼也雜識云禮記檀弓以匹爲鶩鳥字音作鴨鴨從省作匹）

烏獲

烏獲秦武王時人力能扛鼎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烏獲至大官後秦武王與獲較力舉鼎折肱而卒。（世說秦武王好多力之士烏獲任鄙孟說皆至大官）

瑟每一絃有大柱處移來而取聲音之和今以膠定其柱不使轉移而鼓之豈能声和

弁飛拊翼貌鸒烏也小而多群腹下白江東呼鵯烏

踧踧平易也周道大道也

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

膠柱而調瑟 註

史記趙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拒長平時趙使廉頗將兵固壁不戰王信秦之間言使趙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

小弁 小雅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 羣飛安閒之貌 民莫不穀 善也 我獨于罹 憂也 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言弁彼鸒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憂則鸒斯之不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者則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之詞也 ○ 踧踧周道鞫爲茂草 鞫窮也 我心憂傷惄焉如擣 惄思也擣舂也 假寐永歎 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 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踧踧周道則將鞫爲茂草矣我心憂傷則惄焉如擣矣精神憒眊至于假寐之中而不忘永歎憂之之深未老而老也疢如疾首則又憂之甚至于病也 ○ 維桑與梓 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牆下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 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 依者親而倚之 不屬于毛 屬連也毛膚體 不離于裏 離麗

菀茂盛貌蜩蟬也嘒嘒声也

伎伎舒貌雊雉鳴也

投奔也先脫也

究察也掎倚也佗加也加以非罪也

也　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尊至親宜莫不瞻依也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于父母之毛乎不離于父母之裏乎無所歸咎推之于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菀音鬱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漼深貌　萑葦淠淠。淠衆也　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蓋言物之大者無所不容以興今我獨見棄逐如舟之流于水中不知其河所至乎是以憂之之深昔猶假寐而今不假寐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言鹿之奔則足伎伎然雉之朝雊尚知求其妃匹見物矣之無不顧親者而我獨見棄逐如傷病之木而無枝是以憂之而人莫之知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兔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道有死人尚或有哀其暴露而埋藏之者皆有不忍之心焉今王棄逐其子曾視投兔死人之不如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也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杝矣。杝隨其理也　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言王惟讒是聽如受醻爵得即飲之曾不加惠愛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伐木者尚掎其巔析薪者尚隨其理皆不妄挫折之今乃捨彼有罪之譖而加我以非罪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

爾雅曰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凱風言其情谷風言其自涼風言其德泰風言其交

宋牼宋人也與孟子同時蓋尹文弟子

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于其言恐耳屬于垣者有所覘望左右而生讒譖也王卒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故告之此四句蓋比詞也

凱風　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　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夭夭病苦也。以凱風比母棘比子之幼時蓋曰母生衆子幼幼而育之其劬勞甚矣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〇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令善也。棘爲薪則成矣然非美材故以興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〇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浚衛邑　有子七人母氏勞苦。言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于浚而有子七人反不能事母而使之至于勞苦乎〇睍睆黃鳥睍睆清和圓轉之貌也　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言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七子獨不能慰悅母之心哉

宋牼

宋牼姓宋名牼。一名鈃齊宣王時人。聞墨子之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寓物以別宥爲始善也以別善惡

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存心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宋牼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云云

謂心之容心之廣大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和也合驩以調海內言其薰然慈仁與物同春佰使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請欲置之以爲主請得若此者立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不舍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不顧於虛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於是有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出莊子天下篇

季任

左傳云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於薛不敢以諸任齒　杜門曰薛任姓也齒列是知薛與任爲同姓也　路史云任伯爵本巳姓帝魁毋家遂黃帝以封幼子周之繼絕也以居風姓今濟陽之任城是也季任乃任君之弟也

公儀子

韓詩外傳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休不受其弟曰夫子嗜魚而不受何也曰夫惟嗜魚故不受也受魚而免于相則不能自給魚無受正不免于相長自給于魚此明于爲爲已者也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售其貨乎。出史記循吏傳公儀子嘗謂魯穆公曰君知圃人之爲圃乎沃其壤乎其畦遁其風日疏其水潦而施藝稙焉疏隆燥濕各隨其物產之宜時而樹之無有違也蔬成而后櫃之相其豐瘠取其多而措其寡不傷其櫃已而溉蔬蒸其櫃於是庖日充而圃不匱今君之有司取諸民不度知取而不知培之其生幾何而入於官者倍焉君之圃匱也已臣竊爲君憂之未有所出魯君死左右請閉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蒙山今四川雅州圖經載蒙頂茶受陽氣全故芳香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出說苑[illegible]

[illegible]奈言謳淡之謳侯同是聲之歌憤于志積于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于律而和于人心

新歌今屬淇
鄉○且音相
莒邑齊侯襲
政其門

王豹　綿駒

王豹衛人三輔決錄曰王豹出自單門。綿駒齊人無考

淇

大明一統志云淇水在今衛輝府淇縣 [illegible]

華周　杞梁

華周即華旋杞梁即杞殖皆齊大夫也莊公四年將伐衛及晉爲五乘之賓殖與周皆不與殖恥之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劉向說苑立節篇)杞殖華周同車侍莊公伐衛遂伐晉取朝歌以報平陰之役既還遂襲莒門於且于公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杞梁華周下戰獲甲首三百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周曰君爲五乘之賓而周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污吾行也

說苑云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莒戰梁遂鬬殺二十七人而死

左傳曰爽鳩氏司寇也杜治曰爽鳩鷹也

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戰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子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言貪莒子之貨賂棄齊君之命令有臣如此亦莒子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illegible]遂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莊公歸遇梁妻於郊梁戰死其妻行迎喪使弔之[illegible]其妻辭曰君之臣不免於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不足弔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下猶賤也婦人無外事故言賤妾不得受君郊外之弔齊侯弔諸其室二子妻哭其夫甚哀城為之阤而隅為之崩出左傳襄公二十三年

吳氏程曰按左傳禮記皆無華周妻哭之事此不過帶說耳

司寇

周禮秋官大司寇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蓋其任也　春秋繁露云司寇尚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朝廷有爵鄉黨以齒升降揖讓般伏

風俗通齊桓公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楚彊之罪復包茅之貢○晉文爲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納襄冠帶翼戴天子○繆公受鄭

謁不聽據法聽訟無有所阿孔子是也爲魯司寇斷獄屯屯與衆共之
不敢自專是以死者不恨生者不怨

燔肉

公羊傳云腥曰脤熟曰燔　左傳曰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禮之大節也
禮書曰脤辰以盛之也膰燔以熟之也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
五祀以饋食享先王是社稷主腥故謂之脤宗廟主熟故謂之燔

五霸

左傳孔疏曰夏曰昆吾商有豕韋大彭周有齊桓晉文此最强者也
諸侯王表衰則五霸扶其弱師古曰此五霸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
夫差　地理志春秋時五霸迭興師古曰此五霸謂齊桓宋襄晉文秦
穆楚莊

百言置戍而去蓮黃髮之訃而遇殺之牧〻襄公不度德量力無名而不能背六隸五石先著其異賞單終身終爲傚彼〇莊王僭號自下學上現兵京師問輕重皆無與微繼絕尊事王室之功同云五伯豈不暗乎

葵丘

索隱曰杜預于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注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於桓公三十五年會諸侯於葵丘又云陳留外黃縣宋地東有葵丘不同者盖葵丘有兩處杜預以戍葵丘當不遠出齊境故引臨淄縣西之葵丘若三十五年會諸侯於葵丘又以不合在本國故引外黃東葵丘爲註所以不同。

春秋盟一百有九始隱元年蔑終哀二年句繹。石門于鹹特盟之始終也瓦屋鄟陵參盟之始終也于幽平丘同盟之始終也 同盟十有六齊盟二皆同尊周晉盟十有四皆同外楚。殊盟二僖五年首止九年葵丘 會九十七始隱二年潛終哀十三年黃池 殊會四入自爲盟三以無霸也桓十一年惡曹中國未有霸 僖二十一年鹿上中國始無霸 宣十一年清丘中國又將無霸

誓殺牲曰盟 盟者先鑿地爲方坎殺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書成乃取血塗口旁謂之歃血而讀書置牲坎中加書于上而埋之謂之載書

尚書大傳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于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人民之所好惡土地所生山川

歃血

左傳孔穎達疏云諸侯俱受王命各有寰宇上事天子旁交鄰國天子不信諸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違背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

樹子

白虎通云君在立太子者所以防篡殺壓臣子之亂也君薨適夫人無子有遺腹必待其產而立之何尊適重正也立子以貴不以長者塞愛憎也故春秋公羊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也

防

郊特牲疏防者所以畜水亦以鄣水 周禮考工匠人凡防必因地勢防所以障水不因地勢之高下則其防易壞善防者必淫之水必淫佚之而無潰凡爲防廣與崇方其閷音殺參分去一爲防之法其廣與高等則堅厚而難壞下闊三分則上殺其一分大防必閷防之大者以外而觀

所有無及父在將皆知之

周禮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

之下基必厚而上稍（薄則水不能潰也）凡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為式（預先一日深之以為準式）經解云防止水之所自來也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防為隄防止約水之所從來之處有汚下水來之處則預防障）

按管子輕重篇桓公曰糶賤易人恐五穀之籍于諸侯也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業而為囷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

糴

左傳云魯饑文仲曰告糴古之制也。晉薦饑使乞糴於秦。秦伯問百里奚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於是輸粟於晉及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漢書曰魏李悝為文侯作平糴法必謹視歲上中下熟上熟則上之人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

也此其所以
假之之藉與

荀子慎子術
本黃老歸刑
名多不尚賢
不使能之道

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歛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歛
上饑則發上熟之所歛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至貴而民自足國以富彊

慎子

慎子名到曾人與彭蒙田駢爲友學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滑釐等三百人善守禦爲節用自言能不戰而屈人之兵慎子嘗遊學於魯平公因齊湣王之亂欲使伐齊取南陽孟子自齊歸止於魯語之曰不可慎子曰此滑釐所不識也蓋禽滑釐其所尊尚故云慎子又聞宋鈃之風而悅之欲棄知去已塊不失道稍稍以禁攻寢兵爲尚故伐齊之事旋亦中止此出莊子天下篇慎子又好黃老道德因發明序其指意著十二論至漢劉向所定慎子書則有四十一篇出慎子篇

南陽

大明一統志云南陽府附郭爲南陽縣二十二里。

白南陽商陰
黃帝之後白
公勝楚大夫
白乙丙秦大
夫白公尾皆
其後也
呂氏春秋曰白
圭新與惠子
相見惠子說
之以強白圭
無以應惠子
出白圭告人
曰人有新娶
婦者婦至宜
安矜烟視媚
行豎子蔡蕉
火而鉅新婦
曰蔽火六鉅
入于門門中
有斂陌所婦
曰塞之將傷
人之足此非

白圭

白圭周人。或作魏人。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漢書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富強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歲熟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歲後二辰爲太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凡十二歲一饑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童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出史貨殖傳

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圭固辭而去。又之齊。齊王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有五盡。矣何謂五盡。曰

不傑之家氏然而有大甚者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然而視之蝺焉美無所可用惠子之言有似于此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飢而居鼎旁適爲之甑則莫宜之此甑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甑耶

莫之忠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幸之亡中山齊皆嘗此矣（出說苑權謀篇）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霸何也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璜（魏成翟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霸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人（子夏子方干木）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伯哉（出呂氏春秋）中山悳走於魏文侯文侯不信投圭以夜光之璧（出陽書）圭謂新城君曰夜光者能無爲妬不能禁狗使無吠巳也故臣能無可議不能禁人議於巳也（出戰國策）

黍

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五穀之長　崔豹古今注曰稻之粘者爲秫禾之粘者爲黍　說文曰稷黍也一稃二米所以釀鬯黍

胥靡聯繫相從服役因徒之名

莊子曰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

禾屬粘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 氾勝之書曰黍者暑也種必須暑先夏至三十日。 廣志曰有燕頷黍牛黍南尾黍成黍赤黍鳥罩大黑黍秬黍有溫毛黃黍白黍 禮記曰黍曰薌合。 月令仲夏之月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王制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

傅說

傅說者殷之傅巖人也在北海之州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當使胥靡刑人築護之說賢而隱居貧不能自給乃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武丁即位思復興殷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說復於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

而不可見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𠅘言說死其精神托箕尾也

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說命上 出商書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於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以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其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啟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於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允協於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出商書 說命中 王曰來汝說若作酒醴爾為麴糵若作和羹爾為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

典於學厥德修罔覺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出商書說命下）

版築

黥布傳身負版築李奇曰版墻版也築杵也

鹽

（馬端臨曰按鹽之爲利自齊管仲發之後之爲國者榷利日至其初止於灶戶之利而官自）

曲禮曰鹽曰鹹鹺書云潤下作鹹　說文云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河內謂之鹹然其類有二或引池而化周官所謂監鹽也今謂之顆鹽或煮海煮井及煮鹻而成周官所謂監鹽也今謂之末鹽又會要青州

商賈之利而官自賣之然官賣未必能因循而細民之以法者不能皆與官交易刑獄利反爲子商税於是立爲鹽場食鹽等名分爲富五等之戶而保散切鹽之禁甚嚴乎叔敖官日其命之莫而昌黎公敗識之其處已畧及此矣

孔子說朝而其從姬問之王曰今日與賢相語不知其必也姬曰賢相爲誰王

鹽出於東海幽薊大同横野有鹽地其鹽出於北海邊者爲海鹽南西川鹽出於井永康軍鹽出於崖井并州鹽出於池是爲南地胡中鹽出於木又有出於石西夏鹽有池其色青　黄帝時有諸侯宿沙氏始以海水煮乳煎成鹽其色有青紅白黑紫五樣鹽之作自此始。周禮天官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苦鹽刮地之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形鹽象虎之形王之膳羞共飴鹽飴鹽之飴者味甘今戎鹽有焉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

孫叔敖

孫叔敖一名獵。又蒍賈之子。楚之處士也。少出游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有憂色。其母問之。叔敖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見之。恐不得事親也。母曰蛇今安在。叔敖曰吾恐他人之復見之也。殺而埋之矣。母曰。子之陰德及人矣。無害也。此段出列女傳莊公九年蒍賈爲叔敖於王既而

曰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節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今虞丘子爲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妾得爲賢明日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於是辭謝而薦孫叔敖

隱于民間。不仕。令尹虞丘子見於王曰。臣之尸祿久矣。民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止。久踐高位。妨賢嘗能。臣知罪矣。聞有下里之士孫叔敖者。秀而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之以政。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也。莊王以車迎之。既至。使爲令尹。及爲相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曰。有以身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愼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出說苑

叔敖在楚三月。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奸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乘多水時而出竹林。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爲幣輕。更小以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知。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

庳下也

梱門限也

封人主築城者慮事者謀利司功也

逆迎也

楚滅九國以爲縣願得比

日更幣以爲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庳車王以爲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出史記循吏傳）十六年叔敖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量功輕重命作日數）分財用。（築作之具分土使均）平板榦（立楨而後施板楨以築之）稱畚築（畚音本盛土器也築實土器稱量其輕重）程土物（取土器物作爲程限）議遠邇（議遠近均其勞也）略基趾（略基址之廣狹）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於素（不過素所慮之期）（出左傳宣公十一年）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

之 尪楚大夫良鄭伯弟 括嬰齊皆趙盾異母弟 荀首林父弟趙同趙括兄 言欲待楚師既歸而動又以伐鄭未為後時 荊楚也尸陳也荊楚武王始更為此陳法 茅明也楚以茅為旌幟

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退一舍以禮鄭 潘尪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趙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勦勞也 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士會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凡軍行之制在車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 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蹹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 中權。後勁。中軍中權謀後以勁兵為殿 百官象

中軍佐彘子所率故彘子以之先濟

六人同之晉濟事若敗則六卿同罪不得獨責元帥

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
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
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
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彘子先縠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
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
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
中軍佐濟。知莊子荀首曰。此師殆哉。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
大咎。韓獻子韓厥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
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
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鄭北地。將飲馬於河
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參伍奢之祖孫叔敖弗欲。曰。昔歲

言晉林父新將中軍執晉政未能專行其號令

武子晉欒書也

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illegible]

八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叅之肉。其足食乎。叅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叅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叅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其上中下三軍之帥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衆誰適從。聽彘子趙同趙括則為軍無上令衆不知所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二山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

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乘副

築軍營以彰武功

京大也觀示也

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楚君之親兵分為左右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每日右廣雞鳴而初駕馬數其時刻至日向中而止左廣則代而受之至于日入而止內官序當其夜其內官近君者為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更者是也以為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郎潘尫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惟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卜必從彘子遂挑戰晉師敗績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重輜重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出左傳宣公十五年叔敖相楚期年而楚國治莊王

寢丘今屬光州固始縣人机祥也信鬼與机祥

以勤叔敖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嘗乘棧車牝馬披羖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温何不爲也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出說苑）

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吾不受也我死王必封汝必無受利地利地者衆之所欲也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惟此（出呂氏春秋異寶篇）

叔敖相楚知優孟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笑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

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

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貪者

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

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

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

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 出史記滑稽傳

宋句踐 無考

豪傑

智過百人者謂之豪過十人者謂之傑

韓

史記韓世家云韓之先與周同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

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爲韓氏　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

古今地名云韓武子食采于韓原地城也

風土記云擊壤者以木爲之長三四寸形如履臉節僮少以爲戲將戲先側一壤于地遥于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擲之中者以爲上

一說頤下曰孩小兒將學語將能戲笑故曰孩

韓地縣西南八里又韓地在縣南十八里故古韓國也

耕田鑿井帝力何有 註

帝王通曆云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孩提

賈誼傳云孩提有識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也王莽傳云孩提之子師古曰嬰兒始孩人所提挈故曰孩提也孩者小兒笑也

孽子

賤子曰孽何休注公羊以爲孽賤子猶樹之有孽生也 通論云妾隷之子曰蘖蘖之言蘖也有罪之女沒廢役之而已得幸於君有所生者本既伐而生栫故於支子辟爲孽孽者卑也故謂孽子

先有蠶叢帝又高辛氏時蜀有蠶女不知姓氏父爲人所掠惟所乘馬在女念父不食其母誓于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絕其拘絆而去數日父乃乘馬而歸母以誓衆之言告之父曰誓于人不誓于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馬跑父怒欲殺之馬愈跑父射殺之曝皮于庭皮

黃帝元妃西陵氏螺祖始敎民育蠶治絲以供衣服後世祀爲先蠶居宮內宰詔皇后蠶於北郊齋戒享先蠶及禮記皇后祭先蠶西陵氏是也

周禮馬質掌質馬禁原蠶蠶與系同生於三月故曰禾蠶原蠶謂之再蠶一名魏蠶俗又呼爲夏蠶先王之法禁焉鄭註天文房爲天駟辰則大火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爲傷馬也故埤雅謂禁原蠶者非特護桑又以害馬故耳又術家末傳蠶倒馬口即不能嚙草蓋其氣類自然相感耳祀先蠶爲馬祖事本於此爲馬祈福謂之馬祖爲蠶祈福謂之先蠶是馬與蠶同其類耳今人以鹽沃蠶種謂之腌蠶其蠶蠶爲上不沃者次之名曰大蠶

白公記扶桑蠶長尺卵大如盌交州蠶一歲八育南陽郡蠶一歲八績

杜陽雜編彌羅國連延數十頃其上有蠶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

孔帖云大彰國以五色石甃池塘採大柘葉飼蠶於池塘中始

蹶然而起捲女飛去旬日皮復棲于桑上女化爲蚕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于人間一日蚕女乘雲駕此馬侍衛數十人謂父母日太上以我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矣無復憶念也今冢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蚕者四方雲集蜀之風俗宮觀音塑女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蚕焉○郭璞注山

生如蚊蟁及老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蠶經十五月即入荷中作繭繭成其大如斗自然五色國人繅之以織神錦故人謂之靈泉絲

菽

物理論云菽者衆豆之總名　范子計然曰東方多麥稻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禾　廣雅曰大豆菽也　詩豳風七月亨葵及菽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

登泰山

家族訓曰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蟻江河若帶

觀海

後漢王粲遊海賦含精純之至道將輕舉而高厲遊余心以廣觀兮且彷徉乎西裔乘蘭桂之輕舟浮大江而遥逝翼驚風以長驅集會稽而一睨登陰隅以東望兮覽滄海之體勢吐星出日天與水際其深不測

海經曰禹山……從下至顛四十八思二百步。宋景文公筆記曰仲尼登東山見七十二家字谷不同。晉木玄虛海賦曰兩其……量也則尚溢朱崖北流浜墟東寅析木西薄青徐道龍之顛若翊之區暗溯是宅亦黏是宕何奇不有何怪不諳范范積流含形內虛曠哉坎德卑以自居

其廣無臯壽之寘地不見涯涘章亥所不極虛數所不屆洪洪洋洋言不可度也處嵎夷之正位兮同色號於穹蒼包納汚之弘量正宗廟之紀綱。總衆流而臣下。爲百谷之君王。

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 註

列子楊朱篇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朱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之乎楊子弗應

子莫 無考

三公

尚書立太師太傅太保茲爲三公論道經邦爕理陰陽則三公乃官之

至尊者也。

軔

食貨志云。石城十仞。師古曰。八尺曰仞。取人申臂之一尋也。新安陳氏曰。集註論語夫子之墻數仞註云。七尺曰仞。愚按周書爲山九仞。孔安國云。八尺曰仞。鄭玄云。七尺曰仞。集註兩存其說歟。蔡氏傳從孔說。愚證之周禮匠人爲溝洫。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蓋其爲溝洫澮。是加一倍之數。尋八尺也。仞亦八尺也。度脩廣則計之以尋。度高深則計之以仞。是澮之廣與深各一丈六尺也。以此觀之。則孔說爲是。鄭說恐非。

弗狎弗順　商書

太甲篇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

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坎坎用力声
檀木可為車
種之曰稼斂
之曰穡一夫
所居曰廛

以見服奉嗣王歸於亳。

魏風伐檀之詩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干厓也 河水清且漣猗。漣猗風行水成文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貆貉類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詩人美賢者屬志非其力之不食。故述其事而嘆之。

王子墊 無考

桃應

萬姓統譜云。桃應孟子弟子。桃望出山陽。見姓苑。

蹝

郊祀云。去妻子如脫蹝耳。師古曰。屣小履。脫屣者。言其便易無所顧也。

。國策云。猶釋敝躧。注。躧字與蹝屣同。

今尙書說三公司馬司徒司空也○三少卿也謂之孤也

傳

大戴禮云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其德義傳猶敷也師導之教訓師傅之教大同也師主於訓導傅則受而述之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

淑艾

朱子曰艾芟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絶自新之意懲艾創艾亦取諸此

滕更 無考

殉

檀弓云陳子車死於衞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于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

緦小功

少儀曰燕侍食于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歠疏云放飯者手就器中取飯

又曰流歠者謂開口大歠

傳禮喪服子夏傳曰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禮間傳云大功布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布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布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 解見衣大師句

放飯

間禮云侍食於長者毋摶飯 取飯作摶欲爭飽也 毋放飯 放逸無節 毋流歠 長歠 毋咤食 以舌口中作聲 毋齧骨 嫌其聲之聞 毋反魚肉 反於器不以食餘 毋投以狗骨 不敢賤主人之物 毋固獲 必求之堅得之難 毋揚飯 以手散熱氣兼食急也 飯黍毋以箸 貴其匕 毋嚃羹 嚃音搭羹菜宜用挾不宜以嚃取食之 毋絮羹 就器中調和 毋刺齒 口容止不宜以物刺於齒 毋歠醢 醢宜鹹歠之以味淡也 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 貧窶之味 濡肉齒決 濡肉殽類 乾肉不齒決 乾肉脯羞類 毋嘬炙 併食

召陵之師 註

汁入口如水流則欲多而速是傷廉也故鄭云大歠嫌欲疾

一月建寅之月朔日魄死二日日旁死魄翼日明日

春秋魯僖公四年。齊侯伐楚。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名陵。

武成

周書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於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罔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鹵楯 註

漢書云血流漂鹵。注漂浮也。鹵楯也。其血浮楯。言殺人多也。又高帝紀

沈約宋書云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走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以奔爲賁

云毋循國掠其義亦同

革車虎賁

革車者以皮爲飾者也。牧誓言武王戎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孔安國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爲舉全數也。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也。周禮有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王出則以虎士趨於前後以衛王也言卒伍則有行列矣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閑王所舍之防也王出而舍於外則以虎士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

莊周斲輪之意註

莊子天道篇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

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袗衣

子華子曰舜游於巖廊之上被袗衣而鼓五絃之琴　史記云堯乃賜舜絺衣與琴

丘民

司馬法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是一丘為十六井而一井為九夫之地也今云十六井蓋有一萬四千四百畝為一百四十四夫所受者也

福設於牛之角以防觸也衡設於牛之鼻以繫繩也

壇壝 註

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職。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衡。置其絼。音朕牽牛之繩也 共其水槀。水以滌牲槀以犒牲歌舞牲牽牛入廟時歌舞以言其香肥也 及毛炮之豚。毛炮豚者爛去其毛實棗于腹而炮之以備八珍也

先嗇神農也司嗇上古后稷之官也

田鼠豕皆能害稼故食之者爲有功迎者迎其神也

八蜡

禮郊特牲云。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郵者郵亭之舍也標表田畔相連畷處造爲郵舍田畯居之以督耕者故謂之郵表畷禽獸備虎之屬也 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猫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

防隄也以蓄水亦以障水慮瀦也以受水亦以洩水皆農事之備故曰事也

澤此祀辭也宅猶安也土安則無崩圯水歸則無泛濫昆蟲謂螟蟘之屬害稼者草木各歸根於藪澤不得生於耕稼之上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八蜡以祀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貉稽　無考

漢書無俚註

前漢季布贊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俚之至耳

邶風柏舟之詩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言以柏為舟堅緻牢實而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汎然於中而已故〇我心匪鑒不可

也

棣棣富而閑習之貌選簡擇也

居諸語辭迭更也微虧也

以愬乃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言我心無匪鑒而不能度物雖有兄弟而又不可依以爲重故往告之而反遭其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石可轉而我心不可轉席可卷而我心不可卷威儀無有不善又不可得而簡擇取舍皆自反無闕○憂心悄悄慍於羣小覯閔既多覯見也閔病也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辟拊心也摽拊心貌○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言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猶正嫡當尊衆妾當卑今衆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是以憂之至於煩寃憒眊如衣不澣之衣恨不能奮起而飛去也

此婦人不得於夫故以柏舟自比

大雅緜之詩見明堂章

徑蹊

釋名云徑經也人所經由也步所用道謂之蹊蹊傒也射疾則用之故還傒於正道也

洞天清錄云趙岐以追爲鐘紐於義未安嘗家藏粉令降起謂之追粉所謂追蠡蠹古銅器款之追起者漫滅也趙氏謂蠡爲絶亦非絶蓋剝蝕也今人亦以器物用久而剝落者爲蠡

追蠡

趙氏曰按周禮考工記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蓋縣鐘之紐也其形如環環有盤旋之義于旋之上爲蟲形以飾之自漢以來鐘旋之上以銅篆作蹲熊及盤龍獸名辟邪皆旋蟲之類也　筆乘云遍觀字書竝無以追爲鐘紐者豐氏特據考工記有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又因蠡蟲遂附會以爲鐘紐即周禮之旋蟲何其穿鑿之甚也細詳其義當爲槌擊之追又按蠡有四義一良脂切音黎即瓢勺東方朔以蠡測海者是也一盧戈切音螺即海中大螺公輸般見蠡出頭潛以足畫之其蠡終日閉戶不出是也一魯果切音裸即疥病左傳爲其不疾瘯蠡是也一盧啟切音禮說文蟲之木中是也若此蠡字當從盧啟切爲是蓋高子以禹之樂用之者多故凡槌擊之處深皆摧殘欲絶有如蠡齧之形蓋追者槌蠡蠡者其形似也

國中之路縱者九塗謂之經橫者九塗謂之緯

度謂淺深之數即下文國馬田馬駑馬之輈是也

軌

禮書曰車迹爲轍轍廣爲軌左傳曰下而視其轍此車迹也　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野度以步一步六尺涂度以軌在野論里數皆以步故用步涂有三道車從中央故用車之軌焉　路門不容乘車之五箇五乘車共廣三丈三尺大寢之門不能容之　應門二轍三箇應門朝門也二轍之內八尺三箇則二丈四尺經涂九軌國中曰經涂所由者衆故可容九車環涂七軌遶城曰環涂所由者少故可容七車野涂五軌郊外曰野所由者少故可容五車輈入爲輈輈車轅也輈有三度國馬之輈種馬駕玉路戎馬駕革路齊馬駕金路道馬駕象路深四尺有七寸國馬高八尺故輈之深四尺七寸　田馬之輈田馬駕木路　深四尺田馬高七尺故輈之深四尺　駑馬之輈駑馬駕役車　深三尺有三寸駑馬高六尺故輈之深三尺三寸此言輈有三度也

馮婦無

浩生不害無考

兩稅三限之法註

按織麻曰布折絲曰縷帛穀曰粟脫殼曰米布縷出于五畝之宅匹婦所蠶也其成在夏故夏征之粟米出于百畝之田匹夫所耕也其成在秋故秋征之力役出于閭井之家丁男所職也至冬有暇而始征之

問布縷粟米力役之征周禮皆取之而孟子言用其一而緩其二朱子乃有夏秋之辨夫夏秋之說始出於唐不知何所據而云陳氏曰緩非廢其征但不作一時併征之耳月令孟夏蠶畢而獻繭稅孟秋農乃登穀始收穀布縷征之夏粟米征之秋乃古法若唐分兩稅始於德宗楊炎非止布縷粟米之征乃是取大曆十四年應於賦斂之數併而爲兩稅名同實異失孟子之意矣

盆成括

盆成姓括名未詳何國人括有小才未聞大道虞君嘗謂之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智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托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存益規之也括不悟事齊而見殺出說苑

詩曰其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

上宮

演繁露趙岐曰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上也

餂

西溪叢語趙岐注餂訓取孫奭音義曰古本及諸書並無此餂字按方言有餂字郭註云音忝謂挑取物也今字從食與方言不同蓋傳寫誤也說文又餂爲舌屬乃音纖廣韻餂字兼有忝纖二音玉篇食字部有餂字注音達兼反古餂字文廣韻餂音黏餤麥粥也然則字書非無此字第於孟子言餂之義不合耳獨廣韻去聲餂音他點反取也其文義正與孟子合孫奭曰本亦作餂音奴兼切此別本孟子也古之經書皆有別本其用字多異同

㮰題

㮰榱也秦謂之榱周謂之㮰齊謂之桷　爾雅云桷謂之榱洪武正韻

曰題椽頭也以玉飾曰璇題一曰壁璫

羊棗

爾雅註云羊棗實小而圓紫黑色今俗呼之爲羊矢棗

姓名

白虎通云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禮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者皆爲重人倫也姓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詩云天生烝民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何以爲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聲有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而異也氣殊音悉備皆殊百也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三月名之何天道一周時物自變人生三月目煦亦能笑與人相更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於祖廟於祖廟者謂子之親廟則當

太平御覽云古之君子之名子也必以信義而標淑令所以祥其名也不以官職所以殊其名也不以畜幣所以重其名也不以隱疾所以顯其百也適生內外所以昭其名也書而藏之所以寶其名也

[illegible]所以貴其名也冠而有字所以尊其名也

為宗祖主也一說名之於燕寢名者幼少卑賤之稱也身略故於燕寢

牧皮

牧皮力牧之後孔子門人與琴張曾晳為友孔子之所謂狂也。

琴張臨喪而歌 註見琴牢傳

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相與為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使子貢往行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喪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曾晳倚門而歌 註

禮檀弓云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 脫 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脫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表微言失禮之顯者人皆可知失禮之微者惟君子

能表明之

奄人 註

周禮春官守祧奄八人天子七廟有奄八人

荾

根荾俱是害稼者蓋茵既似禾實亦類粟 大戴禮云七月荾雈荾未荾則不為雈葦荾然後為雈葦故先言荾

萊朱

萊朱即仲虺一名仲傀又名仲畾音壘奚仲之後也為湯佐相湯伐桀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仲虺乃作誥其語具載商書其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猶之老彭然也。

散宜生

散宜生周之賢臣也初文王為西伯時宜生與太顛閎夭鬻熊辛甲太夫之徒往歸之值崇侯虎譖西伯以告紂紂乃囚之于羑里宜生與閎

六韜曰武王

[illegible]中曰不吉將行之日雨輜車道太公進曰是非子所知也祖行之日雨輜車上洗濯甲兵也

揚子問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曰天俄而可度則有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爲萬物郭五經之爲衆說耶

矣之徒求美女文馬奇貨以獻紂紂乃赦西伯及紂惡日益諸侯去殷而歸西伯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宜生乃與虢叔太顛閎夭南宮适巡西伯撫教惠鮮懷保脩和有夏以受有殷命及武王伐商至紂宮宜生執劍以衛厥後周公酉召公作君奭以道文王時事惟以虢叔等五臣爲首稱而宜生則實居其一云

經

釋名云經徑也以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　白虎通云經所以有五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人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聖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

